



C 91786

結水滸全傳卷之二十三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

錢塘范辛來金門甫

邵祖恩循伯甫

徐佩珂午橋甫

項盛增旭東甫

龍光治園氏校訂

佛恩蓉庵氏繪像



第九十三回

張鳴珂薦賢決疑獄

蕩寇志

卷之二十三

畢應元用計誘羣奸

話說蓋天錫聞得張鳴珂說有智謀之士。急忙問是何人。鳴珂道。

便是本府押獄司獄官畢應元。又出一位英雄此人足智多謀。也省得武

藝不在我二人之下。連天錫鳴珂齊為妙何不請他來商議。天錫愕然道。我

竟不知。怪道常見此人一貌堂堂。儀表非俗。畢應元形狀如此敘出我已有

五七分敬他。原來果是個豪傑。忙喚左右快取我名帖。為天錫愛賢神情俱

請押獄畢老爺來。須臾畢應元到來。當階聲喏。施禮。天錫忙答

禮。請上堂來看坐。應元道。恩相在上。小吏怎敢坐。天錫道。正有事

請教。豈可立談。再三相讓。應元只得謝了。在側首斜着身子坐下。天錫將前情說了一遍。應元道。詳報都省的文書去否。天錫道。天

使遇害的初報文書早已發了捉到呂方一千人的文書還未去

好○可見天。應元道如此却好這件不難那呂方梁山上了他

無所損是我等捉了他却有害是。開口小吏愚見放了他去奇

天錫鳴珂都道是何言也這廝是有名劇賊此案的要緊把鼻如

何放得畢應元道相公容稟放了無害只是有個放法昨日見那

呂方伴當內為首的名喚錢吉是個嘍囉頭兒小吏見那人色厲

膽薄犯此四字不惟不能做強盜并其餘三十五人更是無用之

物相公若依小吏時但用一番犬伏窩之計此計哭用曾用待小

吏先去私和那廝們打成一路與他一同私逃却在東門外埋伏

入馬連小吏一齊捉下却不要去捉呂方却將小吏同那廝們一

蕩陽志 卷之二十三

處監下小吏自有方法去漏他的真情實話來妙那時相公再提

出來審問小吏便是老大一個把鼻那廝們賴到那里去妙解上

都省只說就捉得這千人不必說到呂方也見得相公能辦事妙

那邊宋江得了呂方必不加兵於此地妙豈不兩全其美天錫鳴

珂都喝采道此計大妙畢應元道還有一件事稟知相公那武妓

也有些下落了奇那廝實是梁山上賊徒男扮女裝天錫驚問道

足下何處採訪得應元道有一雲陽驛掌內號的驛使在此不必

號也所以必掌內掌內此入複姓鍾離雙名復環取名妙明寫出天

乃翁走漏白楊消息破祝家盤蛇路之計今乃子亦走漏必有報復也

武妓消息以破梁山斷橋之計豈非天道哉取名為此耳是獨

龍圖祝家莊人氏也會在小吏家做過幾年莊客莊客也必做莊

容者以便走
報應元也
夜來是他來報說道認識來接天使的呂方是宋江

身邊之人。先說呂方身還有同是一般的一個人姓郭。只知姓不

却不見回來。比後看見那武妓確是那姓郭的嘴臉。那聲音舉動

毫忽無二。鏗實鳴珂道。他却從那里認識。捕入鳴珂應元道。我也

這般問他。他說當年梁山滅了。祝家莊曾教他父親俵散糧米。他

也在內相帮。厮伴了五七日。只這二人在宋江身邊寸步不離。所

以認得厮熟。如此挽合前傳又說彼時只見眾人都叫他郭將軍。

却不知他是何名字。不知怎的反是他害了天使。反是他妙確是

小吏見他如此說。已留下他在外面伺候。相公可喚他來細問。天

錫聽罷對鳴珂歎道。仁兄真料事如神也。又對應元道。足下之計

甚妙。明日我便當廳發將這于人與你管押了。便好就中行事。

前之定計是寫畢應元此句是寫天錫下一段是寫鳴珂蓋三城

位英雄一同議事不應擡高一頭捺倒一頭以致頭輕脚重也

中引兵埋伏就請都監梁橫去。只見鳴珂起身道。何必去請梁橫

多的驚人動馬。卑職不才願去幹這勾當。東里可數百名弓兵都

是卑職心腹。不致走漏消息。寫鳴夫錫道。仁兄去更好。如要體已

公人我這里儘有。不必東里司去調。上文言東里司弓兵都是心

來也。真去調畢押獄之言。我已盡悉。不必再喚鍾離復環進來。省事成

之後。多賞他些金帛便了。鍾離老人之漏泄路徑是愚也非有心

仍賞之分。為惡故不必罰其子孫又念其心本善當時商議定了。已是下午時分。張鳴珂畢應元都辭了

才都好。出去。天錫陞廳教把梁山遞呈人帶來。那戴宗懷着鬼胎上廳來

下面跪了天錫吩咐道。你梁山要釋放呂方回去。此事我專不得

主。一味軟。寫天錫作事不露鋒芒。真是日後都省問本府要起

人來。教本府如何回報。便將宋江呈尾批判道。爾梁山已知招安。

只合在山寨恭候綸音。無端遣人迎接。殊屬多事。妙。妙在今天

使遇害。兇人未獲。妙爾所遣之人在場。妙。並不提明呂方合與

應訊人等。同赴都省候朝廷明降。就把朝廷不得擅請釋放。原呈

擲還。妙。其語並不尚剛柔而讀又教取十兩銀子賞與戴宗。更

更。之覺得朝廷威靈赫赫何也妙道。我也久慕宋公明是好男子。待他受了招安。再與他相見。你

可速去。戴宗見知府不肯放還呂方。却又如此和顏悅色。明知求

也無益。只得領了回批銀子。謝了知府去了。天錫又教傳呂方上

來吩咐道。宋江來求釋放你。非我不容情。因你是此案要證。不爭

放了你。教本府如何回話。我想你等衆好漢。雖未接到恩詔。朝廷

已降恩光。你到了都省。不得得治你叛逆之罪。只要辨得明白。洗

脫了身。那時或放你回去。或先留你在省。我你都沒干係。便喚押

獄畢。應元吩咐道。呂方這干人在班館內狹窄。你領去管了。須要

小心。我也素愛他們梁山上的好漢義氣。你休得苛虐他們。畢應

元領諾。當廳將呂方一千人。並監冊簿子。領了下去。天錫見他們

都下去了。暗笑道。此計雖瞞不得。若弄這班男女。却值什麼。

遂退了堂。却說畢應元將呂方一千人。帶回司獄衙署。點過了名。

監在一處。公人領呂方到那一個所在。呂方看時。雖是幾間小屋。

却也乾乾淨淨。比府衙裏班館強多。當時衆人安放鋪蓋。正端整時。只見一個節級走來。說老爺吩咐請那位呂頭領上去說話。呂方吃驚。只得隨了那節級。直到上房。畢應元早已降階迎接。堂上酒筵已是擺好。應元請呂方上堂飲酒。呂方驚道。小人是階下囚犯。怎當恩相如此。應元道。頭領休要過謙。只我小可。雖是風塵俗吏。生平却最愛結交江湖上好漢。况頭領是忠義堂上來的。正有肺腑之談。奉告。怎敢不敬。便喚左右取酒來。先立敬頭領三大勸杯。然後入席。呂方只得謝了。飲盡告罪入席坐下。呂方心下狐疑。暗忖道。他這些光景。莫非是知府教他來探我什麼口風。須留心應對他。偏寫呂方亦乖覺只見畢應元殷勤相勸。呂方恐酒後失

言。只推量窄。不肯多飲。應元回顧那親隨道。呂頭領的伴當們。款待酒食。你去照看。休教府衙裏人曉得。親隨應了出去。呂方又起身謝了。應元議論些江湖上許多勾當。比較些鎗棒法門。呂方隨口應對。却處處留心聽着。乖應元又問宋公明究竟怎樣忠義。人慕他是奢遮好男子。只是不能得見呂方。遂將宋江如何尊賢重士。如何仗義疎財。濟困扶危。如今只是替天行道。只等受了招安。報効朝廷。衆弟兄帶說衆人如何英雄了得。上下一心。同患同難。說了許多好處。應元聽一句點頭。一句聽罷。只是垂頭歎氣。真裝得像呂方道。相公何故感歎。應元道。我歎我沒緣法。不能到他那里。如能到得便死也甘心。妙呂方道。相公差矣。小人等是出於無奈。相公是

朝廷命官。又遇這等好上司。何犯着學我們。應元道。頭領還道。

蓋知府是個好人哩。緊接呂方道。蓋知府這般仁厚。怎麼不好。小

人被捉時。只道不知怎樣動刑。那望到如此。恩待他。捉住我們也。

是有司責任。不得不然也。難怪他。應元看看左右。叫都迴避了。便

走近呂方耳邊。低聲道。你死在眼前了。爲何還不省悟。妙呂方頂

門上澆了一杓冷水。忙立起身問道。此話怎說。應元道。你不要着

慌。我細告訴你。蓋天錫那厮。他待你如此。不是好意。他與陳希真

最好。聞知陳麗卿刺殺天使。他却都要推在你們身上。捉到頭領

時。便要嚴刑拷逼。反要在宋公明這邊。追武妓的下落。是小可恐

頭領受屈。使個見識。稟道。這些賊骨頭。抵死不認。拷殺也是無益。

蕩蕩志

卷之二十三

不如不去審他。只把口供文書做死了一齊報解都省。劉彬賀太

平那里拚用些錢。只照初供辦理。顯得太守能辦事。呂方這些人

且用好飲食調養他。不要餓得難看。蓋天錫都依了我頭領。聲妙

神情小可這計爲要救你一時之急。希圖稍緩幾日。再設法救你。

俱活不想又是那一個短命鬼。在知府前獻勤。他說既是口供都做死

了。就將呂方一千人。本地先處了斬。又恐上司批駁。叫我假和你

通同漏你們些機密。事來做把鼻。妙他真是假裏。只待我去報了。

不過明後日。就要將頭領主僕下手。都省上已差人去彌縫了。那

厮只顧自己沒干係。又要回護陳希真。行這沒天理的事。却不知

小可倒真心要投大寨。奇逢偶奏。特將真情說與你。呂方聽罷。急

得手足無措。見畢應元這般說。再不料。是假便雙膝跪下道。敬小人一命。則個公明哥哥遣小人來迎。天使實無他意。不料遭此奇禍。只求相公救命。應元道。我也無法。除是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我設法放你走了。只是怎生走得。正商議間。只見親隨報道。有一位官人來拜見老爺。他不肯說姓名。說老爺一見自認得。奇應元道。既如此。請客廳廳上坐。我便來也。應元便換了衣服。到客廳上來。見了那人。心中早已明白。那人看着應元。便拜應元答禮道。有何見教。那人道。可借裏面說話。此一段直用前傳柴進見蔡福文字。乃至此句不換趣絕妙絕。應元道。有話。此處說不妨。遂分賓主坐下。那人道。押獄休要吃驚。絕倒。前傳此句何等精靈。此傳此句何等精。儘真是睡裏夢裏趣絕妙絕。在下便是梁山上天速星神行太

蕩揚志

卷之二十三

七

保戴宗的便是。原來如此。今奉宋公明哥哥將令。差遣前來打聽呂方的消息。誰知知府不明。反將他拏下。監在押獄。這里一命懸絲。盡在足下之手。在下不避生死。特來告知。若蒙救得呂方性命。不忘大德。倘有山高水低。兵臨城下。將至濠邊。打破城池。不問賢愚。一概難活。久聞押獄是仗義好漢。好無物相送。三百兩黃金在此。倘若要捉戴宗。絕倒無一句不學到戴宗醜極。就此便請繩索好漢做事。休要躊躇。便請一決。真是絕倒。應元聽罷。鼓掌哈哈大笑。妙我道是甚麼大不了的事。值得這般大驚小怪。妙妙。不似蔡福吃驚。爾戴宗奈之何哉。只不過要放呂方算什麼大事。你且把三百兩金子交與我。落得我便還你活活的一個。呂方回梁山去。戴宗聽了。甚是疑惑。應元攜着戴宗的手。

道院長且請裏面說話一面口裏念誦着道江湖上都稱讚忠義

宋三郎果然名不虛傳越做越像戴宗隨到裡面與呂方相見了

說起知府不准呈狀之事呂方道院長不知此刻知府尙要如此

如此害我等的性命幸虧畢恩公相告方纔得知戴宗大驚道畢

元不曾吃驚戴宗似此怎好應元道事不宜遲如今戴院長到此

正是天奏其便方纔呂頭領既說院長神行法神妙又能帶了人

同走補得好你們二人何不先走了呂方戴宗同說道好是好只是

害累了恩公應元道不妨事我也久要投托公明哥哥只恐貴寨

不容戴呂二人齊道仁兄便呼在兄說那里話公明哥哥愛賢重

士求賢若渴巴不得英雄垂盼現在招賢堂上又聚了多少位好

蕩寇志

卷之二十三

漢只恐仁兄不去然則又說要受招安也只是仁兄如何脫身應元道我有

脫身之計便棄了這官二位哥哥先請我的一切細軟都棄掉不

要了我有知府捕盜火籤在此二位將了去改作節級打扮路上

有人盤問只說奉知府火籤緝盜我這衙門後土牆外面是一條

短巷出巷便是東門大街二位快走只在一二里程外等我我還

要設法救出這一干孩兒們一發來戴宗道你怎生救他們應元

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二人大喜道真是妙計正說間只見一個來

稟道知府相公差人來問老爺話應元大驚忙將呂方戴宗藏在

側首套間內那人已進來了應元出去見他呂方戴宗隔板壁聽

那人和應元好似分賓主坐下從人遞茶上去夾入兩句開文情景俱有只聽

那人問道。呂方那千人監在何處。應元道。都在外面一處監着。那人道。知府相公吩咐之事。專等你回話。今教我來催你。休要怠慢。應元答道。方纔也盤問了一回。漏不出甚麼來。我想晚間把來灌醉了。只要將他山泊中的女將盤問一個真名姓來。便好做了。又聽那人道。我也見那口供單上填的是什麼。一丈青只不知一丈青的真名姓。應元道。既如此。我便盤他一丈青的姓名。年貌便了。又聽得那人道。押獄何故神色改變。聲音都發顛。妙。敢是有甚不自在。反解一應元道。便是。句我一則爲此事委決不下。恐怕誤了本府限期。二則實是身上有些賤恙。那人道。既如此。押獄從容辦理。我去回知府話。也便起身去了。應元送出去。戴宗呂方在房裏。

聽得都面面相覷。吐吐舌頭。應元轉身進來。呂戴二人問此人。是誰。應元道。是蓋天錫的心腹人。詳休去睬他。娘。我們走我們的。省

此等處落得省便將錢吉一千人都叫進來。說明了此計。衆人只也多說何爲。

是磕頭。應元便叫呂方戴宗。扮了節級。戴宗把那三百金子都付與應元道。哥哥將了我二人。輕身好走。多謝金。應元收了。便領

呂戴二人到後園土牆邊。掇張梯子爬上去。看時。慙愧牆外。苦不甚高。呂戴二人張見巷內。却好無人。先後跳下去。包裹腰刀。應元

已隔牆擲出去。呂戴二人拾來。背跨好了。出了巷頭。也不回得命的一口氣。奔出東門。到了一個涼亭子。上坐下。已是申牌時分。二

人一面縛了甲馬。一面說道。真難得這個畢押獄。如此仗義。山寨

中又得一個好弟兄好我們在前面等他他脫得身我們纔放心

同回二人縛好甲馬戴笑宗作起神行法來騰雲架霧也似的前去了

却說應元放了呂戴二人暗地裏差人去報知蓋知府便到前面

去對錢吉等多人說道戴呂二位頭領已得命走了此刻時候不

早我們也就動身我這里有知府的信牌將你五十餘人姓名開

上只說奉知府鈞諭解你們到城外良安營管押我扮做押解官

你們都上了刑具待騙了出城我已有心腹人在城外僱下五七

十頭口騎了便飛奔梁山去衆人都大喜應元將他們都上了鎖

鑰自已全身披掛提了兵器備了乾糧盤費點起三五十做公的

只見幾個親隨在那里交頭接耳價議論應元問何事親隨稟道

蕩寇志 卷之二十三 十

方纔在府前聽說知府相公捉着了那個武效原來是個男子假

扮都說那人姓郭是梁山上的賊妙應元偷眼看錢吉等人俱各

失色應元道此刻可審訊否親隨道今晚都監相公請本府赴席

想是明日早堂審哩應元道如此還好若今日要審來提呂方豈

不壞了妙我等快走罷當時出衙門上馬押解錢吉等一千人到

截門邊城上軍官來查問道畢押獄解這千入那里去應元道奉

知府相公鈞旨解去良安營收管明日起五更解去都省有信牌

在此那軍官索取信牌看了便放應元等出城何不就城門口捉

耳那時已是黃昏城門上攢點將要開城應元帶了這千人出得

城來對錢吉道慙愧却逃出虎穴狼窩也妙待過了前面京亭人

烟稀少與眾位鬆了刑具騎了頭口好走眾人都似出了鬼門關誰不歡喜剛走得一二里路只聽得一片喊聲路旁擁出一二百人爲首那人身騎劣馬手提大刀全身披掛正是張鳴珂大鳴單應元你領這干人想那里去應元道我奉知府相公吩咐解這干人到夏安營去有信牌在此你怎敢問我張鳴珂道胡說現在你的家奴首告你通同梁山放走呂方又帶這干人私逃知府教我來捉你在此守候多時了你辨到那里去應元更不答話拍馬挺鎗來奔鳴珂鳴珂揮刀來迎那二三百人擂鼓呐喊錢吉等一千人只叫得苦應元鳴珂戰了多時鳴珂將應元擒下馬來喝令綁了那些應元帶的親隨并做公的都四方逃散

蕩蕩志 卷之二十三

十一

刑具都走不動好不費擒捉便叫點齊火把一齊解回城來叫開城門紛紛的解到府衙此時哄動了曹州城都說好端端的一個單押獄不知怎的痰迷心竅同梁山上賊人私逃如今吃拏了眼見難活點綴不可少亦見天錫應元用計秘密之處不多時鳴珂將應元并錢吉等解入衙署蓋知府已坐堂等候眾人紛紛的跪滿廳下天錫見了單應元拍案大罵道裝得真像你也有一命之榮昧良至此何故通賊造反應元只不做聲天錫又罵道是我弄巧成拙妙不合委你這厮你把呂方放走那里去了究竟是何意見應元叩頭道恩相容稟犯官天錫喝叫掌嘴越裝越像左右答應一聲却不就動手妙應元忙改口道小人昔日曾受呂方救命之恩妙確是發辨口今錢吉等焉得不信

到此際不得不救。一時膽大將他放走了。整恩相施恩。小人甘罪。無辭。天錫道：此等胡說，誰來信你？便對鳴珂道：此輩收在監牢裏，終久不穩。本府主見，即時都綁去市心裏處決了，只留那扮武妓的郭賊頭。妙解去都省。這厮們不必細審了。鳴珂道：稟太尊，今日是國家景命。妙明日方可動刑。妙天錫道：就是明日，且去收監。當時將畢，應元并錢吉一千人都是盤頭柳觀音鈕鬼吹簫馬蝗絆。重重疊疊，銀鍮繚鐐結實枷鎖了，推入死囚牢裏。章字號獄底都上了。牢牀收封好了。妙却故意將應元、匡牀、同錢吉的厮並着，好收封放水都畢。籠門上了大鎖。當牢節級牢子們都在外面安歇。牢門外四週圍提鈴喝號價守護。寫出一座監牢，覺得愁慘氣象，溢于紙上。那錢吉見

了此等光景，又見應元認真放走呂方、戴宗，那里料到是假。便歎口氣道：我等死是分內，却累了押獄官人。應元也歎口氣道：莫非是劫數？只是我得見公明哥哥一面便死也無怨。今如此了結，爲着甚來說罷。哽咽了一會。越裝越像又問道：我們二字山寨中頭領有幾位姓郭的？如今吃蓋天錫捉住的是那位？怎麼武技却是他？要錢吉停了半響。畫答道：押獄官人老實對你說了罷。來那是我們山上寶仁貴郭盛。應元故意驚道：郭頭領何故刺殺天使錢吉？道：天使怎說是他刺的？狡猾忽應元見他不肯說，正要設法再問。只聽那邊一個人道：錢大哥，你也省說些罷。押獄官人雖是自己入，不爭被外人聽了多惹是非。索性再頓妙應元道：我們眼見

上天路遙入地路近。可想活到明日。此刻哩。我與眾位弟兄。前生有緣。今世一處結果。妙但願來生仍聚一處。左右不想活了。還怕

惹甚是。非落得說說解悶。妙數中大半吃應元說得悲哭。錢吉歎

道。我們到底不知還有救星否。確有此種情理心思。妙自然講得出也。應元也歎道

不怕眾位見怪。若是呂方不去。公明哥哥念弟兄之情。必來相救。妙

今呂方已去。眾位雖是他心腹體己。到底差了一層。他豈肯為

我們這三五十人。與兵動眾俗語說得好。愛將如寶。視卒如草。我

們性命。決是無望。妙。離間得好。况說明日就要處斬。即使公明哥哥肯

來救。也想不到。緊逼。間得好。眾人聽了大半失聲啼哭。小半長吁短歎。只

叫罷了。內中一人道。你們休要鳥亂。錢大哥報個時辰來。奇。我來

漢宮志

卷之二十三

三

占個大六壬。看看吉凶。甚。想到底有無救星。眾人道。正是。倒忘了你

的課極准。身陷縲紲不能預知何准之有。應元道。也不必占課。你們還有一線活

路好走。只我是無望了。眾人問有何活路。應元道。眾位不知這蓋

天錫與公明哥哥有殺兄弟的切齒深仇。一心要與俺山寨作對

頭。只苦不知山寨虛實。眾位既是公明的心腹人。何不投誠了。將

山寨中不犯緊要之事。不犯緊要。妙。確是助公明的口氣。呈明幾件。蓋天錫必歡

喜。留下你們性命。豈不免了殺身之禍。眾位肯時。此地張孔目我

最和他相好。知府又聽信他。我便替你們托了他。照應。只有我決

無生路也。妙。引誘。得甚好。眾人歎道。好怕不好。只是苦了押頭。奇。應元

道。何謂押頭。眾人道。官人不知。凡是宋大王的心腹。伴當都要有

老小做當的名喚押頭。倘若下山走泄，山上機密或投奔了別處。

便將押頭盡斬，毫不寬貸。如此驅策想見宋江權術惡毒。應元道：「如此却也是難。」

只好由命罷，便不多說。忽然撇開妙人妙筆。看官：「但凡人到將死，誰不指望。」

生路。况這干人，雖是宋江心腹，宋江覷待他們好，畢竟都是烏合之眾。那里是孝子順孫，便當真大忠大義。說破不值半文錢妙妙。眾人被應

元幾番言語，都有些心活起來。錢吉便道：「只恐蓋知府未必真識得我。若真個識得我時，便與他出些力，也不枉了。」明是自己怕死却仍說大話活

畫出色厲膽薄，元道錢大哥錢大。應元道：「錢大哥，如此一表人材，怕不動得知府。」

迎其機，只是山寨中機密事也。泄漏不得。錢吉道：「如某幾。」

樁事說也無害。眾人見錢吉鬆了口，便你一句我一句都吐些出。

蕩寇志 卷之二十三

古

來。妙如應元便乘機探問郭盛與侯蒙有何仇隙，却去殺他。只說郭盛

有仇。問到這里，那眾人還有些遮掩。寫眾人亦狡猾以見非伏窩

應元故意發恨道：「耐耐郭盛這直娘賊，害了我等性命。」私。慢了一

公明哥哥大事。公。怎肯與這厮干休。明日法堂上，我一口咬定

了他。叫這厮吃個魚鱗細剮。妙。眾人都道：「官人也錯怪了他。這也

不干他的事實。」宋大王將令教他：「如此行的。」應元道：「豈有此理。」

我不信。妙。錢吉道：「官人，你那知道。」宋大王實是盼望招安，只因奸

臣滿朝官家蔽塞，深恐受了招安，仍遭陷害。此宋江之包藏禍心，不得不作此論奈何

俗子見之便信為實，而有狗尾之續也。那時虎落平陽，益發吃虧，所以不得已只好

將天使害了。到希圖再緩三五年，奸臣敗露，再受招安，不遲殺天

使一事並非我厮瞞你。更便是山上衆頭領也。不得幾人曉得。

就是我們這幾人也。直到了山寨。呂頭領悄悄知會的。今官

人活是我們會中人。死是我們會中鬼。說也不妨。知府便不殺

我們也。休要漏泄。妙應元聽了暗暗點頭。又問道。既要行此事。却

何故扮武妓。錢吉道。陳希真是我山寨對頭。落得推在他身上。數

獻麻。妙極。應元見題目。正旨已漏到手中。甚喜。又問些閒話。聽來已

是四鼓。便合眼養神。須臾天亮了。當牢節級等來開封放水。都畢

忽聽一片吆喝道。知府相公叫提梁山一千人犯聽審。只見無數

提牢手撲進牢來。將應元錢吉等人皆帶出來。進得府衙。只見一

個人出來傳話道。相公鈞旨。只帶畢應元一人進去先審。其餘都

蕩寇志 卷之二十三

押在儀門外。伺候提牢手一聲答應。便把畢應元脚不點地價。抓

了進去。儀門却就關了。許久不聽見裏面動靜。錢吉等都魂魄不

得歸位。奇語不知凶吉。何如看那光景。又不像處決。沒處討問消息。

都懷着鬼胎。看來太陽曬下。牆脚忽聽大堂上雲板響亮。鼓聲傳

出頭門。吹打三通。裏面一聲吆堂。只見呀的一聲。儀門開了。裏面

喝叫帶進來。提牢手將錢吉一千人牽着進去。只見儀門內兩旁

邊槐樹陰下。排列着雄糾糾做公的。上面站的都是軍半皂隸。虞

侯差撥個個如狼似虎。又只見廳下階前擺着脫膊粗細的夾棒。

紫檀拶指。挺棍腦箍。好漢架美人樁。獨笏朝天。夜叉望海。種種狠

毒刑具。又預備下薑汁酒醋。新汲冷水。藥材。董便一切噴喚。昏暈

等物加上一層陪襯便令上段一切刑具楚毒生色真如吳道子畫地獄屠鈎寫之寒心看得令人魂銷膽

碎只見正廳上三副公案分明是森羅殿上閻羅天子當中那公

案上明晃晃爛銀的籤筒筆架旁邊架起敕印一色都是大紅披

圍旁側兩副公案一樣體面正中虎皮椅上坐的自然不是蓋天錫

左邊的便是巡政張鳴珂只有右邊坐的那一位更非別人便是

昨夜一處監禁的那個畢應元甚趣已是冠戴的威威武武坐着再

一衆人齊叫聲苦不知高低方曉得着了畢押獄的道兒牢子將

衆賊推在廳下跪了只見畢應元豎起雙眉喝道兀那賊子們聽

者你們夜來那番話我都一是一二是二的稟了相公絕不曾捏

誣你們半句絕妙從實順了供罷你們鬼也鬼吃了老爺的漱口水

蕩揚志

卷之二十三

去

若牙礪半個含糊字兒你們看那塔下的傢伙便教你們每件嚼

嚼滋味我却不來奉陪了極絕論理法堂尊嚴之地不宜作此戲語論文此等處不可無此戲筆也

衆人都目瞪口呆呆做聲不得張鳴珂喝道還不快供務要等刑法

上身麼左右準備着天錫不發一言是為得意體塔下雨邊爪牙轟雷也似的

一聲答應錢吉等見不是頭情知賴不去只得都從頭到底供招

了痛哭哀求道實不干小人們之事相公可憐只說別處得這真

情休題小人供招免得老小受害鳴珂將供單呈與天錫看了天

錫吩咐仍帶去監禁不說錢吉等都懊悔不迭到了監裏彼此互

相報怨且說天錫審了這案便起身向畢應元打了一恭道此等

重案竟不煩一鞭一笞便得水落石出絲毫無遁皆畢兄之功也

應元拜道。小吏皆仗恩相威福。天錫道。只是無故累了畢兄。受此一通腌臢。本府實不過意。應元道。爲國家公事上。如何論得天錫道。雖如此說。禮不可缺。本府已備下了。便教將出來。左右忙擡上花紅表禮。天錫當廳與應元簪花掛紅。親自敬酒三杯。吩咐將自己全副執事與馬送畢押獄回衙。又教兩班優人送去押獄衙內演戲解穢。又將酒食銀兩等物賞了應元鳴珂手下之人。及一切公人。應元鳴珂謝了退出。天錫然後退堂。這里開鑼喝道。鼓樂喧天。將畢應元從府堂上送歸衙署。曹州合城軍民人等。方知是蓋知府用計都喝采讚揚不已。應前文作章法次日天錫復請鳴珂入署商量道。此案卷宗我已教押司們連夜疊成。你看可着何人解往都

蕩寇志

卷之二十三

七

省鳴珂道。此案事情重大。况且難保這厮們不翻供。賀檢討是明白人不用說了。只是劉彬非賄賂不行。卑職愚見。須得太尊親去一者。可以將細情面稟賀檢討。二者。劉彬賄賂不足也。好求他商議。何必定要天錫去。然高衙內就要求不如趁此時撤去爲便也。讀者見批內無故提出高衙內知後回必有妙文。此金門奉承真者。天錫道。仁兄之言甚是。然我想畢應元亦須同去。撤去畢

鳴珂道。卑職近聞亦有調動之信。想不久亦到都省。與太尊相見。撤去天錫大喜。遂吩咐打造檻車。挑選公人整頓行裝帶印上省。鳴珂

這日畢應元已準備好。伺候太守同行。兵馬都監梁橫來送。天錫囑咐道。我不在此。一切事務將軍格外小心。梁橫道。此乃小將分

內事太守請無過慮。

遙起後文

天錫辭了梁橫即便起身只見天錫頭

裹洋藍札巾身披砌銀軟皮鎧左邊跨一口浙鐵磬拔劍右邊懸

一根二十七節八楞銅鞭穿一雙捲雲戰靴坐一匹白額黃驃馬

伴當們搨着那口薄刃厚背通天雁翎七寶刀端的人材出衆相

貌非凡

天錫裝束從此寫出

畢應元將錢吉一千人都下了檻車一齊起解

衆百姓見天錫解這一千人赴省去無不歡喜

又從百姓中只因點菜一句

只因

這一去有分教賢父母從此高遷一方失怙俗官員前來接任百

姓生災不知蓋天錫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范金門曰聖門中片言折獄者絕少何有於尋常官長乎况

降及後世民情奸詭愈甚稍不研慮無情者皆得盡其辭書

蕩陽寇志

卷之二十三

六

中有蓋天錫之體察張鳴珂之用計畢應元之誘供自可水

落石出尤妙周匝之中不涉掩香

司獄關切呂方一層收戴宗金子一層支吾府衙來差一層

已足取信矣加以放走呂方一層僞押出城同被擒獲一層

同收牢裏一層錢吉安得不深信哉夫然後曲折用辭餽出

真情畢應元歷盡苦况俞仲華費盡苦心

蓋天錫非不高明何以必請教於張鳴珂張鳴珂又何以必

決策於畢應元蓋此回實重在畢應元也非重其受苦訪供

實重在放回呂方這個意思

結水滸全傳卷之二十四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手著

錢塘

范辛來金門甫

全叅註

仁和

祁祖恩循伯甫

仁和

徐佩珂午橋甫

全叅閱

古歙

項盛增旭東甫

男

龍光冷園氏校訂

佛恩蓉庵氏繪像

第九十四回

司天臺蔡太師失寵

蕩揚志

卷之二十四

魏河渡宋公明折兵

却說天錫應元押解了錢吉一千人赴省。一路無話。不日到了濟南府。進得城來。頭站伴當引入公館歇下。提刑檢討賀太平早接到文書。已委員弁來查點人犯。收入監禁。一切公項使費。俱是畢應元去說合。那應元才本能幹。又善說詞。此次解犯費項。却不吃虧。妙。按切。時事極細。當日天錫換了公服。照應前。回打扮。到檢討司前稟叅。恰好衙中發晚鼓時候。賀太平尙未退堂。當時放叅。天錫隨着那承局叅見了。遞上由冊。擱子賀太平看了打鼓退堂。隨教天錫內衙相見。賜坐問道。此案人犯。儘可委員弁解送太守。何必親來。天錫便將恐羣盜翻供。劉安撫處須得打點之事說了。賀太平道。此說也。

是但不知太守帶了多少打點銀兩。天錫道：五百兩銀。賀太平道

濟得甚事。可這劉安撫是個極要錢的人。一切房費盤費過堂公

款硃墨紙筆都休算上。只是通內堂極苦也。須得一千兩銀子。兜

底包到裏裏外外總須二千餘兩。方只看得過。五字可歎屬下膏

難盈不知多天錫道：似這般怎地好。饒你經濟了得遇此賀太平

道我也拮据得緊。不能全行替你成全。你再去商量得五百兩來。

我遮莫與你轉一千兩幫助你。上下相爭如此賀太平天錫拜謝

道：得恩相如此成全。卑府方放下心。當下天錫辭了賀太平。回到

公寓。與畢應元商量。恁地再得五百兩。應元道：前日卑職原說這

點銀子不敷。補前此刻若回曹州往返多日。或曰此刻如此拮据

蕩寇志

卷之二十四

不將戴宗的三百金子帶些上省。豈不便當。不如想個樹上開花

不知善處事者只須就地斟酌不必挖肉也。有才能的屬員未

的法子安撫衙內當案王孔目卑職與他厮熟。有不與憲轅當案

者厮熟也。太尊只須立紙文書與他待結案時交付。豈不省一番急迫

天錫依言。應元便去見了王孔目說明。王孔目也依了。上下都打

點明白。應元果是能員那安撫使劉彬方纔掛牌放叅。打點明白而後天

錫帶了由冊摺子并檢討使的公文稟見。那劉彬升廳驗了案由

問了備細。天錫一一稟了。劉彬教天錫且退。帶錢吉一千人上來

審訊錢吉等都供認了。省劉彬將錢吉等收禁。遂與那幾個幕賓

商議具奏。奏稱大略云：宋江不受招安。陽遣錢吉等迎接詔書。陰

遣賊目喬扮武妓刺殺天使。蒙搶去詔書。錢吉等懼罪自首。供

早有細作報與梁山那林冲在濮州一聞此信便有攻打曹州之心。筆如飢鷹下擊絕世妙文看官且莫性急按下慢表。奇絕之筆且說當日戴宗呂

方兩個離了曹州府行了二百多里方纔天晚。寫神行二人卸去甲

馬尋客店歇了。就住在店內等了三日不見畢應元一千人到來

二人疑惑戴宗道呂兄弟且在此等待。我迎上去看來。當日戴宗

拴了甲馬作起法來仍轉曹州正撞着蓋知府畢押獄解錢吉一

千人動身。此句勝于戴宗去訪問戴宗大驚飛忙回到下處說與呂方呂方

也吃一驚二人急回梁山報知宋江宋江見呂方已回大喜。筆筆森嚴

遂罷攻打曹州之事。此句劈空補入可見宋江不惟不肯受招安抑且痛恨招安真乃筆筆森嚴又可見天

錫釋放呂方大有斟酌。此處丟開攻打曹州原是寫宋江不臣天錫善謀不道反喝起後回一句書有知許用法真令人歎絕贊

蕩寇志

卷之二十四

四

絕戴宗稟說前因吳用便道。吳用便道字法見得吳用不吃驚也此是番犬伏窩之

計錢吉等如何省得必然被害他既放回呂方必然說奏朝廷反

說我們不是。謊奏反說句與放回呂方句驟讀之似不連屬豈知其筆如秦鏡魑魅魍魎毫髮畢露耶至此尙囑大

衆險惡可煩戴院長速去東京探聽消息宋江道說得是。只三戴字

宗領命當日扎扮下山去了。宋江見呂郭二人都回山寨並無損

傷稍爲放心。妙筆稍爲放心者東京之信未得不能大放心也遂簡鍊軍馬觀看動靜。筆筆森嚴寫

且說戴宗直到東京逕投范天喜家具道來意。天喜道怎

的山泊裏壞了天使把這招安弄決裂了戴宗道你怎麼顛倒說

是山泊裏壞了天使這都是陳希真那賊道遣女兒來刺殺天使

阻我梁山招安之路現有公明哥哥與太師的書信在此。天喜道

你休題太師。目下官家盛怒。已將太師貶去。三級現爲工部侍郎。奇文此事只在天喜口中虛寫足矣。且預避後文天子斥奸一篇也。戴宗驚道。此却爲何。天喜道。

說也可恨。那日官家御司天臺。占望雲氣。忽見太陽中心有一顆

黑子。有棋子大小。奇文當問左右近臣。彼時道士郭天信在旁侍陪。

聖駕。那廝深曉天文。偏入此四字以爲後文。慧娘一駭成趣。當時奏道。日中有黑子。

是大臣欺蔽君王之象。恐宰輔侵權。望官家留意。天子聽信此言。

深疑在太師身上。恩禮漸漸衰薄。昨接到山東安撫司奏章。論理則劉

彬奏章由駙站而來。當不能趕在神行之前。論文則此奏章何可落後也。稱說錢吉等供認刺殺天使。

侯蒙之武妓。乃是我山寨中郭盛頭領天子覽奏大怒。當喚入太

師。大加申斥。那陳瓘宋昭等一班兒從旁和闕。若不虧童郡王高

蕩寇志

卷之二十四

太尉力救。定將太師發配州軍編管。如今已降了侍郎。這不打緊。

四字妙絕。見二人擔憂受恐。全不爲蔡太師也可畏。如今官家又懸一口上方劍。在至德殿

上有旨說。再有敢奏招安梁山泊者。立斬不赦。宋江白杜門路果如所願。此刻

只等种師道征遼奏凱。便拜大將。征討梁山。聖意已定。天怒難回。

誰敢多說。戴宗聽了大驚道。似這般說。怎好。現在公明哥哥有信。

多多拜上太師。求他鼎力周全。見長可怎生引我去。面見太師。天

喜道。太師此刻已是不在其位。况近日憂愁成病。未便引你去相

見。這信。句我與你呈遞上去。當晚天喜留戴宗歇在家裏。將書信

傳遞入去。次早太師喚天喜入後堂。多時天喜回家。將了蔡京的

回書與戴宗說道。太師吩咐多多致意。宋頭領下乞看顧我的女

兒女婿。蔡京注。此刻雖失天寵，童貫與我心腹至交，我的事便是他的事。我重託他好歹在聖上前周全。貴寨衆位頭領放心爲要。

又有許多金帛賞賜戴宗。戴宗收了，不敢怠慢。當時別了天喜，拽起大步作法回梁山泊去。一見宋江，備說一切。呈上蔡京回書。

衆頭領聽了，俱各大驚。書法見宋江。宋江聽了朝廷不准招安，蔡京却失了寵，又喜又憂。並不驚也。俗物讀至此必曰喜者喜蔡京失寵憂者憂朝廷不准招安也。嗟乎俗物之俗尚可

救藥乎哉。善讀文者一二字便見榘槩。請問此句只一却字爲何安放下去也。對吳用道：可恨陳希真害了天使劉彬，這夥奸賊竟橫架在我身上，枉是冤屈難明。不如

與師去打猿臂寨，擒得陳希真父女來，不愁沒分辦處。片帆飛渡。吳用道：兄長之言極是。小可所以說過不乘，此刻攻打陳希真，待他養

蕩寇志

卷之二十四

成氣力，急切難圖。直應第九十二回中語章法連貫。近日狄雲兄弟又病故了。隨抹去何

等乾淨。此仇更當報正。說話間，忽報差到猿臂寨去的下書人回來。有陳希真回信帶轉宋江喚入問道：那陳希真如何？下書人稟道：那陳希真一見了大王爺的書信，十分欽敬。妙留小人客館安

歇，連留三日酒筵相待。小人恐悞日期，苦辭要行。陳希真方付了這封回書，又與了小人好多金銀。想見希真作宋江吳用心中疑

惑。疑且看那信面封皮上寫得甚是謙卑。妙却也歡喜。歡當時拆信與衆頭領同目觀看。希真之做作正只見上面寫道：總督猿臂

青雲新柳三營都頭領陳希真謹覆書於梁山泊主宋公明閣下。

嘗聞古人有言：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

度起得別致真是不衫不履睥睨一切。撫易盡之光陰而不

於其間。作消遣法者。愚人也。公明何等正經道。希真有生之後。虎

豹其姿。豺狼其性。目盡圖書。心通鬼物。奇。四句自負奇絕而未句尤

情。方外從事於導引辟穀。與夫朝菌蠅蚘。度長絜大。不過一消遣

法也。既而見忤於當道。遂潛伏爪牙。苟全性命。不意公明方快心

於沂州之野。蚩尤橫飛。驚霆不測。地軸震蕩。百川亂流。嶺無安巢

淵無恬鱗。盛所以不覺甚矣。文之尚養氣也。語意豪邁。俾希

真失其棲。遲於是。嘯聚猿臂。為通逃。淵藪膾肝殺越。行所無事。駭

人希真初不知綠林為終南捷徑。絕倒罵殺。盼望招安。而逆天害道。公然行

蕩寇志 卷之二十四 七

之者亦不過為消遣法也。妙希真既有猿臂而公明之青雲山當

我咽喉。希真規取形勢。欲戎馬出入之利。是以襲而取之。竟說應

臥榻之下。原非人酣睡地。不足問也。一味蠻語。妙絕快絕。卓哉公明談忠論

義。天下英雄莫不頰首。調侃不少。又蒙誚不遐棄。雖不肖如希真者。尚

不憚以此二字諄諄。誨此固希真所未嘗習聞者也。文言之則為未嘗習

聞質言之則是。雖然往訓有言。不背所事。曰忠行而宜之曰義。又

曰智。足以欺王公而不足以欺豚魚。忠義足以感天地泣鬼神。而

不足以動盜賊之心。何則。盜賊忠義之不相蒙。猶冰炭之不相入

也。公明聲聲忠義。道子聲聲盜賊。針鋒相對。一篇主腦。希真與公明同為跋扈飛揚。千載定

論莫不共見為劇賊渠魁。亦何所用其深諱。諱可載鐵真命。奸奴無從置喙。以賊

取賊不得為竊以盜攻盜不得為討筆墨之奇青雲本非公明所

固有希真取之不為貪而公明不怒不為厚也言不足為厚毫不

見情真乃生薑樹上生衝倒奉天子未嘗以征伐命公明而公明

私自發難於猿臂不為順而希真悉力拒戰不為逆也破他奉詔

等語○前段申明以賊取賊不為方今宋室無東周之衰而公明

竊此段申明以盜攻盜不為討妙妙不料替天行道

欲以匹夫行威文莊穆之事希真竊疑之四字受累如此豈惟公

明不及料又豈耐夫天下大開莫恥於惡其名而好其實盜賊又莫

恥於無其實而竊其名愚公明忠義之名滿天下而不察殺人亡

命殺閻婆惜有司所宜問無故而欲效法黃巢血染潯陽題反世人所

宜駭乃飲怨啣毒報復盡情行而宜之之說安在是嘯聚而後官

湯州志 卷之二十四

兵則抗殺官兵王師則拒敵王師華州青州東平東昌皆天子外

郡橫遭焚掠宋江焚掠不止四郡今只舉四郡者黃餓白旄賞功

戮罪皆朝廷王章俱為僭用不背所事之說又安在是如是而猶

自稱為忠義希真雖愚斷不能受公明教也索性駁且夫希真所

為非不大類公明然逆料天下後世必薄責希真而厚疑公明者

何哉希真不敢樹忠義之望而公明不肯受盜賊之名也希真自

知逆天害道而公明必欲替天行道也無鹽自慚娘陋人皆諒之

夏姬自伐貞節適足為人笑耳索性假使公明果能果能奉天子

明詔鼓行而東希真束手就戮夫復何言若乃假忠義之名徘徊

觀望必有先公明而為之者日後之事公明自願不暇奚暇為希

隱然白許

眞惜耶。夙慕梁山強兵百萬。公明輔略淵深。倘惠然肯來。希眞亦

有。贏卒萬人。靖壁以待。兩相攻殺。彼此無名。眞乃刀亦一消遣法

也。妙不可言或勝或負。等諸觸蠻之得失。所謂盜弄潢池。無足重輕者

何。用假朝廷說忠義。陳天道如此。驚天動地爲也。說得雪淡謹復

左右。其熟圖之。雷崩電掣。遮不住。直到海濱宋江看罷大怒。不怒

矣。用等也都呆了。宋江氣得面如噴血。手脚冰冷。眞不覺昏厥了

去。看仔細。彷彿衆人忙喚方醒過來。宋江大罵希眞賊盜。我與

你勢不兩立。衆頭領無不大怒。只見李逵在旁冷笑道。絕倒之事

可眞笑。哥哥不聽我的言語。却吃這厮奚落。妙不可言。眞宋江大喝

道。黑厮省得甚麼。又來胡說。李逵道。我雖不懂文理。只看哥哥見

了書信。氣得這般光景。必是那厮笑我們受招安。笑受招早知不

聽那鳥知府哄。豈不是好。直與希眞書下個註脚宋江聽了這話

越怒。要斬李逵。極氣吳用喝道。哥哥正在不快。你省說句靠後去。喝

開了李逵。又對宋江道。哥哥息怒。那厮仗有些人馬。要和俺對

敵。正要去擒他。他倒來吹毛求疵。定要洗蕩了那厮的巢穴。看他

總是直抄前傳。打祝家莊文。字知其特爲義民洩憤也宋江道。軍師說得是。次日宋江教裴

宣計較下山人數。正說間。忽報濮州林冲頭領差人投文來。宋江

喚入。取信看時。乃是林冲探得高衙內做曹州知府。林冲記念前

仇。要求公明准其起兵。攻打曹州。擒拏高衙內。千萬與兄弟作主

等語。眞是神宋江看了。與吳用公孫勝商量道。林兄弟此仇不容

龍變化

龍變化

龍變化

龍變化

不報。只是攻打猿臂寨。這機會不可失。其勢不能兩顧。怎好吳用道。可寫信與林頭領。勸他暫忍數日之氣。等打猿臂寨得勝之後。定然與他報仇。便了。公孫勝道。林頭領每提起高俅陷害一節。怒髮衝冠。眼中冒火。今日仇人相見。分外眼睜。雖寫信去勸他。恐他未必忍耐得。貧道想何不遣人去替他回來。同去打猿臂寨。此篇

王見全。是與祝氏浪賈。所以調撥人馬。竟直抄前傳。打祝家莊。盛寫林冲。而此傳字不易。一字作者之妙。固矣。乃前傳打祝家莊。盛寫林冲。而此傳之林冲。已分駐濮州。若特調回。未免痕跡。却借高衙內之事。趁手掣回。又可作後文之引筆之靈敏。至於如此。吾欲欲上。泄水祝仲華肺。一乃仇人。離開眼前。二乃林頭領。武藝超羣。須知少他不得。全不為此。讀者切勿為仲華膾過。豈非兩全其美。宋江道。此論極是。當日便令雙鎗將董平往濮州去替回林冲。這里且按兵等待。不日林冲回

到梁山。宋江接着道。非是不許賢弟報仇。奈此番攻陳希真。機會不可失。望賢弟助我。俟勝了希真。攻打曹州。報賢弟之仇。都在宋江身上。又說要擒希真。父女分辯處。寫宋江不受招安。嚴冷之至。賢弟休煩惱。林冲領諾。當日便寫下告示。將下山打猿臂寨。頭領分作兩起。頭一撥。宋江花

榮。李俊。穆洪。李逵。楊雄。石秀。黃信。歐鵬。楊林。共帶六千步兵。六百馬軍。第二撥。便是林冲。秦明。戴宗。張橫。張順。馬麟。鄧飛。王矮虎。又去兖州調回時。遷以備探路之用。原是白勝。因白勝已死。故以時遷代。又恐有痕跡。故以探路二字掩。也帶領六千步兵。六百馬軍。兩起共是一萬二千步軍。一千

二百馬軍。真是一字不換。惟大馬加添一倍者。蓋祝家莊題目小猿臂寨。題目大也。教宋清先備得勝酒筵。眾頭領歡聚。一夜宋江向吳用道。那年我打祝家莊。好筆力。蓋上文。

直錄前傳不換一字尙恐讀者一先是自己去未能得利幸虧軍時未解故特表出此句以示作意

師到來助我成功今仍欲煩軍師同往早晚可以商議未知可否

吳用欣然領諾吳用何必落後作此兩番寫開哉實欲縹成上文章法也林倒狄雲替回林沖添入吳用皆是作者

著慘淡經營所以毫無痕跡嗟乎席上尊客只便又派呂方郭盛知水陸新奇烹飪適口惡知飽了揮汗如雨哉

同行又加呂方郭盛宋萬鄭天壽接應糧草真是一廬員外並一切頭領字不易

鎮守山寨當日宋江領眾下山殺奔猿臂寨來早有細作報與陳

希真却說陳希真自從吞併了青雲山又開得銀礦煎煉銅斤又

招撫散亡流民開墾地畝四方無業飢民多來歸附又令侯達提

調審器私通客商發去各路銷賣官府幾番也禁止不得補得好

遭因此兵糧充足眾英雄見希真並不劫掠而自豐富都各歡喜

蕩寇志 卷之二十四 十一

寫出猿臂大陳希真恐梁山來戰爭將三寨錢糧計會一切事務都委

劉廣苟桓在猿臂寨掌管自提精兵駐札青雲山那時正是三月

中旬天氣和煖祝永清與陳麗卿已成合卺之禮恭喜正在新婚

之際連日慶賀宴會自希真復了宋江信之後乃集眾英雄議事

眾英雄禮畢分班坐了希真笑道開言便笑活寫出此老可笑宋

江這厮把這等信來唬嚇我唬嚇我等豈是受他籠絡的吃我回

他這封書那厮見了不歐個死也有九分沒氣他必然興兵勦眾

拚命而來當如何對付他願聞眾位妙策希真豈無成見再旁只

見慧娘答道邇年來梁山正強兵精馬壯今被姨夫一激來勢必

然凶猛兵法云避其朝銳擊其暮歸何不深溝高壘守老了敵兵

待那厮退去。隨後掩殺。可獲大勝。語未畢。只見祝永清道。秀妹妹之言。雖合兵法。但我更有一計在此。我早料這厮要來。已差心腹人在魏河西岸。如此如此。安排下了。妙在先不說明今求泰山與小婿三千精兵。渡過魏河。背水下營。那厮若打從這條路來。先殺他個下馬威。再依秀妹之計堅守。定一篇之局希真大喜道。你二人之計。都妙。賢婿去時。三千兵恐不敷用。竟帶五千兵去。我在魏河這一岸。扎營。等你衆頭領聽了。無不忻然。慧娘道。玉山兄。既有此妙計。奴家索性再助你一件器械。妙哉真正好看煞人希真問是何物。慧娘道。甥女前日曾教水軍用。捍水橐籥。可以伏居水底。浪裏白條。不足奇矣。姨夫已准用了。補前文所未及今就以此法變化。造成飛橋。此橋亦用黃牛皮做就這

蕩寇志

卷之二十四

橋若拆散了。軍士們身邊可以分帶。湊起來。頃刻成一座浮橋。千軍萬馬。任意可渡。用畢。頃刻可以收拾。毫無形跡。妙奴已備好在。此今玉山要背水立營。這橋正得用。永清聽了大喜。希真道。且待梁山去的探子回來。便知端的。不日細作回來報。道宋江等領一萬多人馬來。廝殺也。希真便傳令先將磚城工作停了。妙張家道。口除苟英領三百兵。鎮守鐘樓之外。不許存留一人。妙出一鐘樓一面。去新柳營調回祝萬年。又去虎爪關調回劉麒。猿臂寨調回苟桓。王天霸。派謝德。婁熊。權去代領。這里兵馬分作兩起。也是第一撥。祝永清。祝萬年。陳麗卿。欒廷玉。欒廷芳。王天霸。共領步軍五千馬軍五百。下山渡過魏河。背水下寨。第二撥。只是希真同慧娘。劉麒。

苟桓四人領大兵隨後下山就魏河東岸下寨另撥一千軍帶着

飛橋接應祝永清分派已定只等梁山泊軍馬到來寫得軒昂讀之令人氣壯

却說宋江帶領人馬殺奔猿臂寨來離青雲山尚有二十餘里下

了寨柵宋江在中軍帳裏坐下和吳用商議道我聽說青雲山左

側張家道口四邊都無依傍敵兵難以把守我就那里長驅直進

如何先提張家道口吳用道不可陳希真不比等閒之輩豈肯留此大破

統那里必有防備逗九莫如夾魏河立寨後落魏河宋江道夾

河爲陣他不肯來我不可往守到幾時去逗青水陣鬍鬚子

用道事難預定只可相機而行且先使兩個分頭去探聽路徑纔

可與他對敵宋江便差戴宗時遷却不用楊林石秀變換入妙若死定一字不換却又何苦

蕩舟寇志

卷之二十四

七

去探路次日一早戴宗回來道陳希真差他女婿祝永清同祝萬

年領一枝兵在魏河西岸背水下營希真自己却在河那一岸倚

山札寨魏河裏並無浮橋亦不見一隻渡船奇妙祝永清的營盤

係是五營分東西南北中海棠花式樣安札背後緊靠着魏河奇妙

在正說間時遷亦回來時遷亦回說道小弟去張家道口打探那張家

道口空蕩蕩的並無一人一馬奇妙正在那里修造磚城滿地堆

着磚石亦不見一個工匠四面各處看探人影也無奇妙只有十

里遠近正中間一座鐘樓旁有幾間小屋補前想有些少兵丁居

住餘無別物妙任憑生人來往亦不稽查妙宋江吳用聽了甚是

疑惑宋江道這也作怪却是何故忽報祝永清下戰書緊吳用批

刻日交鋒。宋江道：他背水扎營，必有緣故。軍師怎樣勝他？吳用道：拔寨前進。我自的道理，就前面險要處安營。我兵初到，銳氣甚盛，休要鬪將。可與他混戰取勝。我兵卽或不利，可以退守。

吳用未嘗不會。

張家道口必有備防。你去探他。

帶說張家道口。

宋江依言，當命三軍飽餐。

戰飯拔寨都起，離祝永清不過三二里之遙，依着樹林一字兒札。

下三個營盤。

兩起變作三營。

中軍是宋江，吳用，呂方，郭盛，林沖，花榮，李逵。

左營是李俊，穆洪，楊雄，石秀，張橫，張順，右營便是秦明，黃信，歐鵬。

楊林，戴宗，馬麟，鄧飛，王矮虎，時遷，安營已定。吳用對宋江道：旣與

他混戰，可將軍馬分爲四隊。

三營又變四隊。

奇正相生，必獲大利。宋江道：

有理。當時宋江與林沖，花榮，李俊，領前隊；李俊，穆洪，領左隊；秦明，

蕩舟寇志

卷之二十四

五

黃信，歐鵬，領右隊；楊雄，石秀，楊林，戴宗，領後隊。只有吳用，呂方，郭

盛，二張，馬麟，鄧飛，王英，時遷，守營分派已定。宋江正待領兵出陣，

忽聽得右軍營裏喊聲大振，鎗炮震天，連次來報敵兵劫寨已殺

入圍子裏，兵馬不知從何而來。

奇計奇筆，幾疑用亞夫從天而降矣。

宋江吳用大

驚忙傳令道：右營已中奸計，中軍左營休動，切不可去救。

吳用那真能那

廝必有外應，但有外應賊兵來搶中左二營，不問多少，只把神臂

弓射去。休容他近寨。

吳用真能。

道言未了，中營後面早已火發，艸草堆

齊着人馬亂竄。吳用只教休動，妄動者立斬。只將神臂弓佛郎機

保住中軍。又吩咐左營一樣如此。果然陳麗卿來搶中營，王天霸

來搶左營。

猿臂兵將用倒點法錯落有致。

三五番衝突，都被神臂弓射回，不能殺。

入吳用着實能。那神臂弓是兩人分用一張。一弓發三箭。長六尺。發遠

五百步。乃是宋朝利器。百性中偏要註神臂弓來歷。當時祝永清祝萬年從宋

江營後殺出。乘勢縱火燒糧。也被神臂弓佛郎機阻住。不能殺到

中軍。極寫吳用然極寫永清矣。只有欒廷玉欒廷芳出其不意。殺入右邊營內。

逢人便砍。右營賊兵不及備防。吃欒氏弟兄殺得馬仰人翻。那馬

麟鄧飛王矮虎時遷都從亂軍中逃出性命。祝氏欒氏弟兄四人

合兵一處。斬首無數。掌得勝鼓。回營。麗卿王天霸已收兵而回。這

一陣殺得那梁山兵膽戰心驚。更不知猿臂寨人馬從何處殺入。

再振一筆。細細查看中營後面。右營圍子裏都有七石缸。大小地穴數

十處。原來都是祝永清預先使心腹人掘下的地道。至此方纔註明料得

蕩寇志

卷之二十四

宋江必在此等所在。札營果然中計。當時查點損傷二千餘人。燒

壞糧草器械無數。幸虧軍師吳用鎮定中營。左營不致失利。宋江

大怒道。祝小畜生焉敢如此。便傳令起合營兵馬。前去廝併。只見

探路兵來報道。祝永清得勝後。便拔寨都渡過河去了。札營處只

是一片空地。一物全無。極妙。宋江吳用驚訝道。這寨又不備船隻。不

搭浮橋。却怎生渡得。這般快當。夜來宋江與眾頭領在寨中商議。都

疑惑不定。次日宋江差人渡過魏河。直到希真營內。下戰書。希真

批來日渡河交戰。書後又批道。夜來小垵行小狡猾戲弄足下。幸

勿介意。妙絕趣絕。宋江愈怒。次日宋江嚴整隊伍。在魏河西岸擺成陣

勢。等候希真並不出戰。妙。宋江着人去催。希真回書謝道。小女子

歸今日正當彌月妙絕趣絕想此語從不用入戰書也徹寨設酒慶賀無暇廝殺故

而爽約望改期明日絕倒竟似黨債宋江怒極氣得個李逵暴躁如雷道

為何不渡過河去怕他甚鳥宋江道兄弟也說得是便傳令搭浮

橋渡河吳用再三苦勸道哥哥你忘了天書上明明寫着臨敵休

急暴對陣莫匆忙急暴難取勝匆忙多敗亡真是絕倒之文前傳只提五字已絕倒矣

此處偏添入十五字似申明而非申明似註解而非註解重複扯長鄙淺無味天下真有此不通文字也曾穩見好事者故作重

複詩與關門閉戶掩柴扉相類附此一笑其詩曰秀才學伯號生員好睡貪齋只愛眠淺陋荒疎無學術龍鐘衰朽駐高年真堪大

噱然此猶是一句一意也古來兵家犯此取敗者不知其數兄長豈

可踏其覆轍請暫息一時之怒從長計較吳某不才管取一條計

勝他宋江只得忍一口氣收兵回營次日宋江又陳兵西岸遣人

蕩寇志 卷之二十四 共

去希真處挑戰仍不見動靜直至下午希真方批回戰書道公明

既善用兵何不渡過東岸一決勝負希真若半渡邀擊非丈夫也

妙。三次批戰書一次妙一次宋江腦門都氣破了對吳用道這賊道欺我太甚

當用何法攻他吳用道小可算定了這廝欺我不敢渡河我一面

只顧搭浮橋假作欲渡之勢仍將兵馬分作兩撥兄長領一撥今

夜悄悄從上流頭黃葉村渡過去小弟探得那個村坊有百十家

烟竈多是漁戶水勢尚淺漁船甚多可借他作浮橋但必須另留

一枝兵射住岸口方可過去一到彼岸先占地利札下營寨然後

進戰寫吳用之能以襯希真小弟自同眾兄弟從此地進路兩面策應此河

可渡也宋江聽罷甚喜若聞飛橋更要喜當日黃昏時分宋江仍同花榮

李俊穆洪李達楊雄石秀黃信歐鵬楊林帶一半人馬投黃葉村去。吳用分一半人馬鎮住河口。催督軍士鋪搭浮橋。假作渡河之勢。當晚宋江領兵奔黃葉村來。叫穆洪石秀帶數十個嘍囉先到

村中去曉諭百姓休得驚恐。我不過借此渡河。決不煩惱村坊。

宋江假仁義。蓋恐打草驚蛇也。百姓亂竄。機密必然泄漏。故下文有妄動立斬之言。各宜安靜。妄動者立斬。

穆洪石秀領命去了。宋江到得黃葉村。已是初更天氣。那些百姓

漁戶都來焚香迎接。宋江都安撫了。就叫借眾漁戶的漁船。趁月

光下搭起浮橋。二更時分早已完畢。宋江留黃信歐鵬帶領弓弩

手射住岸口。宋江同眾好漢渡過魏河東岸。果然神也不知鬼也

不覺。非寫宋江能直寫希真。視宋江如無物也。妙妙。宋江甚喜。暗傳號令人皆啣枚。馬皆

勒口。順流迎下去。走得五七里。已近半夜時分。宋江同花榮相了

地利。倚山傍水之處。住下兵馬。宋江對眾好漢道。吾在此處安營

下寨。希真堅守不出。以為得計。今已入其內地。再奪得他幾處險

阻。更有吳軍師策應。那怕這廝不敗。明日眾位弟兄與我努力。

且慢牽穩眾頭領欣然領諾。宋江正令軍漢們搬泥運石。掘濠鑿壘。安

立營寨。忽聽半山裏一個號炮飛入雲端。四面喊聲大起。猿臂寨

兵馬漫山遍野而來。梁山兵慌忙迎敵。

我說何如。兩下交鋒。混戰了一

夜。天色大明。希真方纔收兵。宋江帳房器械失去無數。安營不得

只得屯在一個林子內。正與眾好漢商議間。只見戴宗趕來道。軍

師請大哥不如收兵回去。河口浮橋已被希真燒斷了。昨夜賊兵

渡過河來劫營吃軍師防備得緊。只傷了些伏路兵。不曾吃他得便宜。此事借戴宗口中補出。與上文虛實相間。入妙。特請大哥回去商議。宋江道。我已渡

過此岸。正好與敵人決戰。何故退兵。不惟文有頓挫。且引。迤移。攻張家道口。妙。花榮道。

既是軍師如此說。定有妙計。哥哥須要依他。現在黃葉村的浮橋。

得黃信歐鵬把守。雖不妨事。恐再中那厮奸計。老大不便。戴宗道。

那厮渡河。並不用船隻橋梁。在水面上來去。如飛。正不知是何故。

宋江與眾人都甚驚疑。宋江聽了這話。只得收兵回黃葉村。希真

亦知宋江軍有紀律。兵勢未衰。不敢追逼。亦自收兵而回。既省。且妙。那

宋江到了黃葉村。黃信歐鵬接應。仍過了魏河西岸。令花榮穆洪

黃信歐鵬斷後。歸到大寨。吳用接入。宋江問吳用道。賊兵雖與我

蕩揚字寇志

卷之二十四

夫

混殺一夜。不過小失了些人馬器械。並未挫動銳氣。軍師何故要

我收回。吳用道。那厮昨夜亦來劫寨。吃我防備。不被他着手。我因

見彼軍渡河。不用舟楫橋梁。大有可疑。真有神出鬼沒之機。為飛。橋梁。

出精深恐兄長有失。所以請回。從長計較。如果勝他。不得小弟愚

見。不如且歸山寨。再候機會。若曠日持久。糧草不繼。兵馬守老了。

一發吃虧。吳川識慧。娘之計。宋江聽罷。沈吟不語。眾頭領亦意見不同。也

有說退兵是的。也有不甘心退兵的。羞出羣。疑滿腹。看官。就是熟諳兵法

的人。到此也難預決。究竟不知梁山兵進退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范金門曰。文案之曲折。由於官長之賢否。既有賀太平為提刑使。是案必順理而行矣。乃幻出安撫使劉彬非錢不可作。

一波折及宋江欲求周全偏使蔡京失寵而幻出一個童貫
爲蔡京知己則藕斷絲連奸臣醜氣未盡消滅逐層跌宕委
婉盡致。

陳希真答宋江書英鋒四射霸氣橫飛令人一讀一擊節一
噴一醒然能使巨奸生平心術前傳通部關目俱一齊現出
豈惟盧員外落落數語雖冀北檄漁陽操不是過也憶余初
見此篇其時重陽已近滿城風雨而數知己俱絕迹內子又
抱有小恙正無可奈何忽石樵以蛭蝨越醪見貽又驟得此
文急開小軒持螯引觴快讀數十篇頹然傾倒蓋不知天地
何如不知我爲何物也。

前傳盧員外答宋公語已絕雄快矣而讀之反似遜於此者
非其才有軒輊亦非文有短長蓋盧員外語是以真闢假此
則以假應假一是正論一是機鋒同做一題目而局法一換
便令文章另自出色讀者不可不知
下戰書未有如此篇一而再再而三者此中含有深意未到
猿臂時聲聲口口要擒希真父女分辨刺殺天使事及到猿
臂戰書傍午行人交馳却絕不聞提及一字真要笑煞也
邵循伯曰讀希真回書古氣蒼茫議論蓬勃宋公明一生忠
義扶插入微杭諺有之曰惱羞變成怒宋江之謂矣書中大
旨直破宋江之忠義其用意猶淺不諱自己之盜賊其魄力

更大也。嘗讀左氏傳而歎絕秦一篇。純是假得好。茲讀結水篇而歎希真一書。純是真得好。

世號

龍平水金湖甫

全敬哥

孫鳳凰

世號

項盛增

全敬哥

龍光

龍光

易學

卷之二十四

三



此書才有... 則以假應假... 則以假應假... 則以假應假...

讀命文章易自出世讀者不可不知... 下藏書未有如此篇一而再再而三者此中自有深意未...

有誠者傍乎行入交離却絕不問提及一字頭要矣然也

邵淵伯曰讀希真四書古氣蒼茫談論建勳朱公明一生...

而楚系其一書錄其真替致

更大也嘗讀左氏傳而歎絕秦一篇純是假得好茲讀結水篇而歎希真一書純是真得好

結水滸全傳卷之二十五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手著

錢塘

范辛來金門甫

全叅評

仁

祁祖恩循伯甫

仁

徐佩珂午橋甫

全叅閱

古歎

項盛增旭東甫

龍光冷園氏校訂

佛恩蓉庵氏繪像

男

第九十五回

陳道子鍊鐘擒巨盜

蕩寇志

卷之二十五

金成英避難去危那

卻說梁山大眾正在進退未決。只見宋江道：我兵到此，豈可輕退。

我想那張家道口，正是進兵之路。落張家軍師在未發兵之先，曾

說此路磚城未築，最易攻取。今日為何還不走這條路？卻又攻此

地，豈不是舍易求難？代人劃策往吳用道：我雖如此說，但事有變

更。那張家道口平坦地，四面無處生根。敵人就重用重兵把守，尚

且不能擋我。如今他無故棄而不顧，方圓十餘里不立一營一柵。

便是無謀下將，亦不至如此疎虞。我料這賊道必有意外說計，切

不可中他機會。吳用究竟花榮道：軍師之言雖是，然太把細了也。

是一病。昔年漢末三分，諸葛丞相因西城難守，曾用空城之計。晉

宜○竟○爲○所○愚○今○希○冀○莫○非○就○是○此○計○以花榮之見宋江道我也這

般○想○那○厮○必○是○故○意○如○此○我○等○只○顧○大○隊○人○馬○殺○去○就○那○里○下○寨○

再○觀○虛○實○何○如○吳○用○又○再○三○不○肯○道○只○有○看○透○虛○實○然○後○進○兵○那○

有○先○進○了○兵○再○觀○虛○實○之○理○方是兵家至言勝於天書遠矣兄長不聽吾言必然

有○失○宋○江○道○我○煩○動○衆○弟○兄○到○此○不○得○半○點○便○宜○退○兵○實○不○甘○心○

衆○好○漢○都○叫○道○我○等○既○到○此○地○豈○可○不○戰○而○退○願○併○力○前○進○死○也○

不○悔○吳○用○吃○逼○不○過○只○得○定○計○道○既○然○要○去○他○那○鐘○樓○必○然○古○怪○

不○是○號○令○定○是○妖○法○也精得是我兵不可全進先差精壯軍乘他不備

怕○悄○進○去○拆○毀○了○他○那○鐘○樓○再○進○兵○話○未○說○完○李○逵○便○道○我○去○吳○

用○道○你○去○雖○好○但○你○做○事○龔○齒○我○再○教○時○遷○助○你○你○二○人○乘○黑○夜○

蕩○蕩○志○志○卷○之○二○十○五○二

帶○五○百○人○去○拆○了○鐘○樓○就○放○起○旗○花○來○報○信○倘○賊○兵○追○來○休○要○迎○

戰○只○顧○回○來○二○人○領○令○當○夜○吳○用○請○宋○江○暗○傳○號○令○只○留○些○少○兵○

丁○虛○守○老○營○將○合○營○軍○馬○悄○悄○移○到○張○家○道○口○安○下○營○寨○李○時○二○

人○引○了○五○百○精○壯○喚○囉○悄○悄○進○口○子○去○了○去宋江吳用親在轅門

外○觀○望○消○息○那○夜○陰○雲○四○合○星○斗○無○光○望○那○張○家○道○口○裏○面○黑○洞○

洞○的○不○見○一○物○妙只有那鐘樓上點着燈火十餘里外都望見妙

好○半○歇○約○莫○那○李○逵○時○遷○早○已○到○鐘○樓○邊○許○久○並○不○見○些○動○靜○也○

不○見○旗○花○飛○起○妙宋江吳用一同直等到四鼓不見動靜妙心中

甚○疑○又○差○幾○個○探○路○小○軍○去○探○聽○那○小○軍○探○了○一○轉○來○回○報○道○那○

鐘○樓○安○然○不○動○妙李時二位頭領并那五百人影跡無踪不知那

里去了。妙四週圍十餘里都是空地。並無人跡。只有鐘樓上并幾間小屋內。卻有幾個人。都睡着。妙宋江吳用聽了。都大驚。吳用道。

我說這廝必有詭計。如今天已大明。天明借吳用口中願殺出有力。李逵等一人一個不同。必遭毒手了。此路斷乎攻不得。宋江道。非也。還要兩個兄弟進去。不見虛實。如何便捨了這條路。罷休。我只顧進兵殺入去。

死也要救兩個兄弟。吳用且教去各村口處。捉得幾個鄉人來問。道爾等居此多年。可曉得陳希真在此建立鐘樓。是何緣故。鄉人

答道。小人等雖居此地。實不知其細底。那鐘樓自起造到今。亦從未撞過。補出一首妙只聽得那些嘍囉們。有四句歌兒念誦道。好個九

陽鐘。只消一聲撞。賊兵來一萬。活捉五千雙。特作此語與蓋此路相映亦不曉

蕩寇志

卷之二十五

其意。宋江道。這厮多敢是惑人之術。休去保他。眾兄弟那位去打頭陣。只見楊林石秀鄧飛王英一齊應道。小弟都願去。宋江大喜。

便令四員頭領分領四千兵馬。當先殺入。先拆鐘樓。再長驅大進。大書宋江一人主意吳用無奈。只得將後軍分作三隊。隨後接應中

隊。乃是宋江吳用花榮穆洪呂方郭盛左隊。乃是秦明黃信張橫張順楊雄右隊。乃是林冲李俊歐鵬馬麟戴宗分撥停當。楊石鄧

王四將當先進發。卻說苟英仗九陽鐘震倒了李逵時遷。和那五百人活捉了解到希真大寨。次日正在鐘樓上觀望。只見一大隊

賊兵約有四五千人。不知是誰方是望見飛奔殺來。苟英大喜。待他走入界限。便撞動神鐘。鏗地一聲。只見那四千人都馬仰人翻。七橫八斜。

睡在地下。妙雨旁小屋裏奔出數百嘍囉各帶麻繩將衆人慢慢

的綑縛起來。妙一個個穿在槓子上扛猪也似的擡了去。妙宋江

等在後面望見大驚秦明黃信兩騎馬急忙飛搶上前去救那鐘

又是鏗的一聲秦明黃信連人帶馬也都倒了都吃捉了去。妙

陽鐘不事張宋江只叫得連珠箭的苦無法奈何只得收兵回營

宋江大哭道不聽軍師之言果中這廝詭計如今八個兄弟遭他

擒去性命在於呼吸如何是好吳用道已中其計不必說了。凡事

就主人之料者這廝詭計多端又有妖法不如暫與他講和救回

八個兄弟再作區處宋江道與他講和須一能言舌辯之士方好

便問那個願去只見帳下一人應道小人願往宋江看時乃是冷

豔山的頭目王俊。借用宋江道我亦深知你的材能正要重用你

你若救得八位頭領出來決不負你只是不可失我們梁山的體

面。帥師而來求和而去王俊道爺爺放心小人決不貽羞而回宋

江當時修一封書付與王俊王俊領了書信帶了四五個伴當竟

投希真大寨來轅門小校報入中軍希真喚入王俊上前禮畢希

真問道宋頭領差你來有何話說王俊道宋頭領特差小人來講

和希真道我原不曾來惹你梁山兩主無故加兵殊不合禮不知

爾主講和之意若何王俊道宋頭領傳言陳頭領如肯放八位頭

領回寨卽刻捲旗收兵永不相犯現有宋頭領書信在此希真聽

懼怕你這梁山誰希罕你收兵。誰希罕妙看得便揚刀斧手推出。

王俊斬了。蠻極橫 極妙極王俊大叫道頭領且慢聽王俊一言希真喝道。

饒你有蘇秦張儀之舌我這里也下不得說詞速與我斬來刀斧

手不容分說將王俊推了出去。蠻極橫 極妙極祝萬年道兩國相爭不斬

來使主帥為何斬他希真道不斬其使不足以示威少刻刀斧手

獻上王俊首級。王俊希真教付與他的從人帶回說道宋江要來

打話須着曉事的來王俊無禮我已斬了從人戰兢兢的道小小

人去去說當時領了首級趕回營去報知宋江宋江氣得目瞪口呆

呆做聲不得吳用忿然道待小弟前去憑三寸不爛之舌好歹要

救八個兄弟回來死而無怨宋江那肯放他去。宋江平常吳說道

蕩寇志

卷之二十五

這賊盜不達情理。絕倒忠義之士卻逢不萬一連軍師都害了怎

好花榮道不如小弟前去那厮未必敢加害卽或害了梁山少了

兄弟如九牛之亡一毛軍師豈可輕動宋江亦不肯教去花榮執

意要行吳用道花兄弟可以去得我料那厮未必就害兄弟但須

見景生情隨機應變花榮道小弟理會得宋江只得依了花榮當

時帶了僕從直到希真營來希真聞是花榮開門接見。足見人禮

畢分賓主坐下花榮開言道公明哥哥深仰將軍欲通盟好將軍

何故見棄致動干戈昨日八位兄弟被留我公明哥哥又遣人求

和將軍不聽竟斬使毀書不知尊意待欲何爲希真道兩雄不能

並立我希真堂堂大丈夫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豈肯寄人籬

下公明把忠義二字來哄我竟說是哄妙極自有忠義以我豈受

他欺的况舍親祝氏所得何罪慘遭翦屠尤志士所同憤我正待

助小婿報不共戴天之仇焉肯與你講與上不會惹你梁花榮

道非也當年祝家莊與俺山上作對不能不和他廝併今與貴寨

須無仇隙而將軍不肯相諒率意謾罵無故傷害和氣及至交兵

將軍又不肯出戰只仗詭計法術勝人恐為天下英雄所笑將軍

如果執意我花榮願與八個兄弟同就斧鉞由將軍與公明廝併

天道難知恐將軍未必定是勝梁山未必定是敗也望將軍察之

真是不定不卑又寇冕又儒雅希真道貴寨雖與我無隙只是竊據爭奪之事那

里論得情理希真只是蠻話况小婿滅族之仇豈有不報兵不厭詐我自

蕩蕩寇志 卷之二十五

有勝公明之計將軍如何管得我來至於八位頭領在此我佛眼

相看並不傷害只要公明曉事我便送歸一面只顧決勝負公明

不畏我我亦不畏公明何必講和哉聲聲何必講和目無梁山花榮道將軍尊

意待如何還我八位兄弟希真道梁世傑夫妻碌碌庸材你們倘

且取了蔡京十萬金珠兀自不肯放還今貴寨八位英雄頭領豈

敵不過蔡京的女兒女婿妙物有定價四字我亦只要八十萬金

珠還你八位頭領花榮道既如此且待我回明了公明哥哥再說

即時辭了希真回營見了宋江具言此事宋江道一時那得許多

金珠吳用道可一面到兗州支取一面去本寨移動兩處合來何

止此數若破了猿臂寨真所謂暫寄外府也為利起見吳用之言是真宋江道

軍師之言甚善。速差人去辦。兄弟們的性命要緊。此言僞也當一

面去辦金珠。一面回復希真。帶下賊書。希真只不出戰。宋江五七

番下戰書。責備希真失信。希真只是不保。宋江與吳用商議。他不

肯出戰。這鐘又不能破。怎好吳用道。我想要破妖法。除非請公孫

一清來。讀者亦想及此。而不知不然也。宋江依言。正待發使去請公孫勝。忽報鄆

天壽解糧。有轟天雷。凌振同來。宋江喚入。見畢。宋江道。凌兄弟來

此何故。凌振道。公孫軍師已知。敵人有妖鐘擋路。我兵不能取勝

之事。他說此鐘名九陽鐘。備先天純陽之氣。只有元黃吊掛。可以

破得。奈此寶現在二仙山羅真人處。一時不能去取。又引出一特

與盧員外相商。令小弟帶了幾種炮位來。倘能轟到鐘樓。敵軍可

破矣。宋江大喜。當時點收了糧草。鄭天壽仍去轉運。宋江見糧草

充足。可以久持。頗為放心。忽將糧草作一波折。不惟鄭天 卽令凌

振就張家道口築起一座土山。將炮車載了一座劈山銅炮。數十

名砲手推上山去。四面下了樁索。凌振去對准了照星。將火藥砲

子門藥都裝齊備。只等宋江號令。宋江引眾頭領出了營外。督看

宋江令凌振開炮。一面嚴整部伍。只等得勝。殺入。寫得氣勢百倍。反觀神鐘利害。

凌振領令舉火。三軍吶一聲。喊火機落處。只見火門內的火光。要

要放花筒也似的冒出來。炮炸人少。經見不凌振大驚。識得炮

要炸裂。忙滾入山下土坑內去了。只聽得一聲響亮。大炮崩炸。天

搖地動。那些砲子銅片滿空飛。反把自家軍士傷了數百人。那

些炮手逃得慢的。都被炮炸死。宋江只叫得苦。幸喜凌振脫了性命。宋江問凌振是何緣故。凌振道：炮內毫無毛病。定是這妖法利害。炮不能傷。吳用道：我想妖法最懼穢污。何不將炮子污了打去。何如。宋江道：有理。當取了些猪狗血大蒜汁。將炮子染了。仍叫凌振再裝起一座紅衣架海炮。劈山架海對仗亦工炮上也塗了穢物。依就舉火開炮。這番不比前番。凌振早已備防。只將那藥線接着火門。點火之人早已避開。宋江與眾人都立在遠處觀望。只見藥線着到火門。那火藥依就冒出來。不多時一聲響亮。大炮依然炸得粉碎。那座鐘樓安然無事。絕倒幸防備在先。不曾傷人。早有守鐘樓的人飛報陳希真。希真聽得。卽帶隨身將吏都佩了太陰秘字。齊到鐘

樓來。苟英迎上樓去。希真與眾人遙望梁山兵馬。只見陣勢如雲。卻都不敢前來。爲九陽鐘生色希真笑對眾將道：吳用雖善用兵。豈知我的元妙。我這五雷都鐻大法。並非邪術。豈懼鎗炮火具哉。眾將俱

拜服道：主帥神機真不可及也。希真就命苟英將那神鐘連撞一百單八下。只見圍圍九里之內。祥雲靄靄。瑞氣紛紛。妙宋江那枝

兵馬。雖在界限之外。聽得那鐘聲。兀自頭運心搖。立腳不定。寫九陽鐘

十分料知利害。只得收兵。希真望見賊兵都退。就吩咐在鐘樓上

擺筵席。希真與眾英雄歡飲。至半夜方散。結九陽鐘不說希真回營。且

說宋江收兵。悶悶不樂。正與吳用商議進退之策。只見林冲滿面喜悅。領着一員新人。影的好漢。身長七尺三十七八年紀。來參見

宋江突如其來奇見了那大漢問林冲道這位兄弟是何處英雄

姓甚名誰林冲代答道這位兄弟姓戴名全本貫曹州人氏端的

一身好武藝因他鬚髮皆黃江湖上都叫他做金毛犼家中有巨

萬家財專喜結交豪傑久要來聚大義兄弟當年在東京時亦曾

會過有一面之交今高衙內這廝做了曹州知府庇護家丁又貪

他的家財將他尋事陷害現在把他兄弟兒子都捉入監牢又來

捉他所以戴全連夜投奔我大寨因聞知小弟同哥哥在此地軍

中所以竟到這里特引他來見哥哥戴全又將高知府才庸性虐

的行爲細訴一番現在兄弟在圈圈命在旦夕何嘗爲兄弟

寇冕詰往望乞救援宋江聽罷問吳用道難得這位豪傑兄弟來

往如此

湖陽寇志 卷之二十五

聚聚怎好不去救他只是我與陳希真相持勝敗未分棄之不甘

食之無味勢難兼顧如何方好只見吳用聽了戴全之言大喜叫

道宋江對吳用說而吳用又只顧哥哥這個利市真是天賜的如

何不去取妙所謂見可而進起知難而退繳上兩句成這猿臂

寨枉是無隙可乘不如去開去取曹州一者殺了這班貪官污吏

爲民除害上失其道此事竟二者爲林冲兄弟報仇三者得他的

倉庫錢糧可助山寨軍需豈不妙哉林冲亦求宋江道望哥哥移

兵向曹州替兄弟出這口無窮冤氣直應出兵時之宋江道曹州

也是一府之地急切如何破得吳用道取曹州易如反掌遂附耳

低言道只須教戴全和凌振如此如此用計曹州唾手可得此處

妙在

說破宋江聽了大喜說道此計果然妙絕且等金珠到來救出八

位兄弟便可收兵不日梁山兗州二處先後解到八十萬金珠看

官這梁山雖是富饒驟然提出八十萬金珠亦不容易宋江也覺

得肉疼無奈為兄弟面上顧不得空乏只好使用不惟表出梁山失利後驚得宋

亦見金珠之難得如此而大名太守取以媚其權座惟恐不足乎此之金珠何物皆朝廷赤子之肌膚脂膏也盜既取之官又取

之梁山一而已而朝中何止一蔡京闔外何止一大名哉嗟嗟有宋奈之何不危且亡哉當時吳用宋江商定

主意竟將八十萬金珠先解去希真營內然後討還八位頭領寫

吳用權術就命花榮前往花榮到了希真營內希真見宋江將金

珠先送到已知其意就吩咐將秦明等八人放出交還花榮謝德

諫道宋江既將金珠先送來正是錯打主意兵不厭詐何不趁此

蕩寇志 卷之二十五

際會收了他金珠不放人還他日後梁山受我們的牽制豈不是

勝算希真道非也汝等不知宋江非蔡京可比蔡京先送金珠與

宋江是昏愚不省事機所以蔡京終受宋江所欺今宋江先送金

珠與我是欲示信於人我若不還他八個人我的理曲他的理正

他的兵氣愈壯衆心愈固拚出了八個頭領破釜沉舟價與我死

併畢竟我的兵力尙不及梁山一旦失利真乃貪小失大也兩軍

氣力相當尙不敢使敵人有必死之心况敵強我弱乎詳詳直為壯勇為老

一語論來卻如許透徹知衆將俱拜服希真又吩咐將擒來的衆

已知彼可作兵書一則衆將俱拜服希真又吩咐將擒來的衆

喫囉并馬匹衣甲器械盡皆付還都交與花榮不缺一件仍以酒

筵相待送出寨去花榮等都謝了同衆人回到宋江營裏宋江見

九個兄弟一同回來悲喜交集八人都拜謝宋江宋江流淚道八位兄弟失陷我痛不欲生今得重會實出萬幸八十萬金珠何足惜哉務要表白一番是宋江也衆人無不感泣秦明鄧飛道希真妖法如此可惡必須設計破他宋江道此刻我已改圖了遂將戴全之事說了一

遍衆人大喜宋江當時傳令將後隊作前隊拔寨退兵早有細作報與希真衆英雄都要追趕希真道不可吳用多謀聞知他糧

草充足忽而退兵恐防有詐且再探虛實希真小心正觀吳用利害又省去許多追殺筆

數日內連差去細作陸續來報宋江果真退兵遣八員頭領斷畢後就是放回去的那八個人宋江斷後兵前不敘明在此補出好放回之人斷後寫出吳用作用

現在已去遠了希真道這也古怪這厮並不挫動銳氣何故便退

蕩寇志 卷之二十五 十一

祝永清道想是梁山有甚事故這厮有內顧之憂所以收兵希真道也未可定吳用極會用兵見難而退不可去追他這厮平白送

我八十萬金珠我所獲多矣只顧培我們的根本要緊那猿臂寨

自梁山攻打不得之後希真連夜催築城垣三月完功亘長十三

里與新柳城接連十分堅固就將九陽鐘樓移在新柳城西門外

離城七里禹功山上建立為一百七那里是個緊要所在梁山兵

來必由此路所以希真將鐘樓移于此處以作新柳保障又自註

希真又命在黃葉村渡口添設一座砲臺應上文宋江夜渡一段最有精神令劉

麒分管希真見張家道口城郭完工一切關隘堅固銀礦內磁器

十分得利兵糧充足衆英雄各守舊職戮力同心乃欣然對蕙娘

道今而後我高枕無憂矣。

此處方是猿臂寨結穴之語分派職事尙是草創也慧娘道雖則

腳跟立定那兗州不能恢復未爲得意望嫡夫早定妙策若得了

引起後文筆甚簡捷。數語又表出慧娘學問。

希真道甥女之

言正合吾意只是那鎮陽關十分險峻急切攻打不下不日我同你改裝了親去踏看地利再作計較於是希真大聚衆英雄于萬

歲亭上叅謁龍牌請衆英雄各歸職守

衆人職守二十回中已詳細寫出此處無須更張故

可隨手省去又有虛實相兼之妙

一面只顧招兵買馬積草屯糧希真仍同慧娘

駐札青雲自此以後希真鎮守三寨端的安如泰山穩如磐石威振山東無人敢敵專候梁山之變

結煞語筆大如椽

放下不題單說宋公

明拔寨退兵不日到了兗州那李應等頭領都領兵出城迎接宋

蕩寇志

卷之二十五

江見那鎮陽關十分險峻兗州城飛虎寨都守禦得法真是金城

湯池一夫當關萬夫莫入

都爲希真攻取伏線此處尙是畧寫到後文希真慧娘眼中方是詳寫故有先

後層

宋江看了心中甚喜便把全軍都屯在兗州只差凌振同戴

全先到曹州按計行事

又要結煞一處

看官須知說話的只有一張嘴註

書的亦只有一枝筆若要交代兩處事務須得暫放下宋江這一

邊忽然表白一通章法絕細

且講那戴全和兄弟戴春是怎樣

的人原來他父親叫做戴聚發原是徽典當中影計出身綽號鐵

算盤真是絲毫不漏那怕一文錢情願性命抵換

一語罵盡守錢虜不似他書之

頗而無當也

那典當東人胡華廷

担一名姓

與他性格相仿卻帶幾分獸氣

戴聚發便浸潤着他

一便字寫盡機械之人因入而施

格外做出誠實正經的模

樣胡華廷愛他忠厚而又精明此種人絕少傾心付託鐵算盤設法經營生意越盛不數年胡華廷抱病嗚呼哀哉死了死孤兒寡婦盡

託於鐵算盤鐵算盤連欺帶騙東邊誣稱折本西邊假說倒竈那

胡華廷的老婆女流之輩兒子又年輕專好游蕩那里去稽查得

聽他冬瓜推在葫蘆賬上鐵算盤又趁勢暗使他的黨羽紀明輕

引出一個人來妙筆引誘胡華廷的兒子使錢闖賭吃着無不全備鐵算盤

卻又故意在人面前苦言勸阻使人不疑心不數年間鐵算盤把

胡華廷所有內外家資一鼓而擒之弄得胡家母子寸草全無幾

處親友素來都被胡華廷做絕了到此無不暢快誰來照應世之蹈此

而亡者不可細數嗟乎當其得意時似乎富貴可以長享迨禍患

降至求為白屋而不可得至于流離死亡救援不至而彼且不解

蕩寇志 卷之二十五

其何故也哀哉老老實實凍餓而死那鐵算盤恐人看出破綻也故意做

出那倒竈行徑口口說我吃胡家害了在徽州鬼混了許久暗暗

的帶了兩個兒子兩個兒子即於此處帶出手腕輕靈溜到山東曹州府活描賊態將騙

來的家私撐立起門戶來不數年連寫不數年一以見處心積慮之入一以見功效之速家

財巨富在曹州城裏稱得豪富城內城外誰不曉得戴老員外那

時戴員外年已六旬單單只有這戴全戴春兩個寶貝這兩個寶

貝雖是同這爹娘生下卻又情性迥別那戴春論兄弟次序宜先寫戴春不特文法奇變且下文多寫戴春自宜以戴春為主也生得風流花蕩三五圍舍大小賭

坊無不揚名極妙一切帮閒蔑片無不厮熟妙極是高衙內一流

曹州人取他一個渾名喚做翻倒聚寶盆取其一文不能存留

之意。妙那戴全另是一家行爲。身有千百斤膂力。專好耍鎗弄棒。

結交好漢。好不然如何認得林武師。筆端不論偷雞吊狗。好的歹

的。都是朋友。妙是晁蓋柴進一流人物兩個拆家精。揮金如土。不務正業。那

鐵算盤年已老邁。平日熬茶熬醋。半文捨不得。今見兒子們狂費

浪用。又奈何不得。氣成一種症候。叫做反胃噎隔。看着飯吃不下

去。妙又不肯捨錢醫治。就是這一年。鐵算盤因重利盤剝。逼出一

件人命來。吃葢青天審訊明白。忽於此處照出葢青拘入死囚牢

裏。妙那戴全戴春兩個。那里肯爲老子身上使錢。由老子在牢裏

受苦。妙不到一月也。嗚呼哀哉。死了。死了。加一也。字不鐵算盤

已死。這兄弟兩個一發無拘無束。暢所欲言。爲一宅分爲兩院同居

蕩寇志

卷之二十五

異。各敗各錢場。面上爲老子的事務。少不得也有些假戲。都攛

與帮閒蔑片及家人們料理。攛字那戴全。此同戴春傳也。而先說

主統前後數回論之。則戴全爲主也。戴全者論此同戴春爲

先畧提戴全轉入戴春賓主分明。早已自在逍遙去了一日到

西門外一個結義弟兄處吃壽酒。座上朋友無非是江湖豪傑。至

好弟兄相見。有何不喜。大家說些閒話。將要坐席。只見一個莊客

上來道。小人又去催請過金大官人。金大官人說。因身子不快。故

此辭席。於羣小聚會之中。輕輕引戴全道。所說莫非就是天河樓

前武解元金成英。歷點出姓主人道。正是戴全道。卻也作怪。小可

因此入端的一身好武藝。仗義疎財。所以十分敬奉他。近來不知

何故。他卻與我疎遠。妙只畧畧一已令我心儀其今日仁兄處。又托故辭席。

主人道這也奇了。想是我們有些不是處。改日見了與他陪話。即

收過此處乃逗起成。天時不早了。我們且請坐席。席間談說說。

也講些江湖上的勾當。也講些妙席間不必專講此事亦不必不

才案上書定是文章醫士中中物定。是丹藥此等俗物真不屑夏楚扑也 權飲至夜。眾人方散。不點出

名在後補出。又是一法。惟有戴全因酒酣路遙。就歇在那家。次早別了主人。

進城。因記起金成英原欲到天河樓去。順上大路。恰迎面遇着一

個人。戴全卻是認識。原來那人是安慶人氏。姓毛。並無正名。因他

禿頂。人都叫他毛和尚。確似 賊名。生得身輕步捷。縱跳如飛。那年在徽

州胡華廷家行竊。胡家失物不少。戴聚發也便趁勢乾沒了許多。

絕倒。然則此人亦算戴聚發之所暗使。暗使者不獨紀明矣。蓋幸

其來竊而乾沒之。春秋誅心。雖無使之之事實。有使之之心也。厥

蕩寇志

卷之二十五

後戴春覆于紀明之手。而戴全亦覆于毛。後毛和尚因在陽湖縣

和尚之手。皆乃父所使也。天道不好。還我。竊一富戶破案。刺配到曹州。聞知戴全仗義。已來投拜過的。今日

正好遇着戴全。見了便招呼道。毛兄。多日不見了。毛和尚道。正是

小人受大官人擡舉。未曾報効。一路談談說說。進了西門。順大街

走。不覺到了天河樓前。戴全便同毛和尚進了一計小酒樓。二人

上了樓。揀副座頭坐下。酒保上來問了。擺上一大盤牛肉。燙了一

大壺酒。是英雄吃法。戴春傳中所無 二人飲到分際。戴全指着斜邊約有數十

間門面。遠近一所門樓道。你曉得他家是怎麼樣人。奇 毛和尚道。

大官人為何問起他。戴全道。他是我仇家。毛和尚忙問何仇。忙問

是毛。戴全一一說了。虛寫 只見毛和尚目張背裂道。竟有這等事

和尙。戴全一一說了。虛寫。只見毛和尚目張背裂道。竟有這等事。

是毛。戴全一一說了。虛寫。只見毛和尚目張背裂道。竟有這等事。

大官人放心。小人卻知那厮也有些督力。急切近他不得。求大官人寬限。時日總在毛和尚身上。管取他的頭來。小人走得脫。便去趕辦。若有禍來。小人一身承當。決不累及大官人。義俠聲口當但在時過之上。

與大官人從此長別。戴全感謝。像個英雄又吃了兩大壺酒。毛和尚道：

不瞞大官人說。他家都是小人的親戚。奇戴全倒吃一驚。毛和尚

又道：他既如此欺負大官人。小人也顧不得了。此等不義之徒。留

他何用。戴全聽了大喜道：難得毛兄行此義事。倘有山高水低。我

戴全自當竭力打點。賣弄銀錢二人談至餚殘。方纔會鈔下樓。毛和尚

竟一別而去了。此事放下。慢題。且說戴全順步而走。一路想着毛

和尚。肝膽可託。不勝自喜。酒興豪湧。恰好經過一個大酒樓。是曹

蕩舟冠志 卷之二十五

州有名的。叫做風鳴樓。揠一樓名。以便呼喚。戴全全身不由主的跨上酒樓。得手

和尙而忘成英宜。成英之絕交也。揀副座頭。獨自暢飲。正在欣欣得意。妙只見一

個刺眼的人也上來了。讀至此處莫不以為奇峯。天亦來也。看下文可笑。你道是那個原

來。不是別人。便是他嫡親同胞兄弟戴春。妙兄弟上特加嫡親

文呼朋引友。而視兄弟如仇。誓是以不嫌其突。同胞四字令人淚下。上

但覺其妙也。順手點出兄弟不睦。手腕亦輕熟。看官他們弟兄兩

個爲何如此不睦。自古道：孝弟孝弟。孝弟二字原是相連。拆不斷

的。忽講道學。是奇筆。不孝又焉能悌。至理名言。他兩個待老子如此。待弟兄可

想而知。即左氏周不愛鼎。鄭敢愛田之意。若務要問個細底。連我也不曉得。妙妙此講

學也。莫作科譚看。省去無數筆墨。卻講出無數義理。還思之妙。灑墨之靈。贊莫能盡。特註明兄弟不睦爲下文高知府株連戴春。證叛。只見戴全見也。今只見戴春傳。那戴全也不則聲。慢慢地

吃完了殘酒。大踏步下樓去了。收過戴全那酒保早已上來問過戴春

酒菜。戴春道：便是玉樓春。取一壺來。好酒名。玩便是二字。一切

按酒只揀好的搬上來。酒保應了。須臾搬上來。戴春獨自慢斟細

酌了半日。方下樓來。也是獨自與戴全對照。付了酒鈔。緩步上街。正在呆想

出神。可知。與戴全欣欣得意。對照小小。過接處亦不恰遇着一

個人。與戴全遇毛和尚起句。雙峯那人正是徽州的紀明。戴聚發

叫他引誘胡華廷兒子破家的。寫得天道可畏。筆有鬼神。全春

同又各插戴聚發一筆。以見兩人之破家喪身。皆兩段起處各敘一人來。歷筆法正

乃父之餘殃所波及者也可。當一則果報書讀。原來紀明排行

第二。徽州有名一個帮間的也。胡亂學些鎗棒武藝。為捉姦後來

也因一起訟事。徽州站腳不住。聽得戴聚發在曹州發跡。特來投

奔他。那知鐵算盤曉得他的行為。恐怕他反把自己的兒子引壞

了。拙哉此老之用心也。彼只知人可避。安知天不可避。所以沒奈

何。暫留他住了幾日。便鑽縫打眼。尋他一個錯處。與他鬧了一場

推了出去。弓藏狗烹那紀二吃鐵算盤趕了出來。只得東奔西走

鬼混了幾時。浮頭食不上半年。漸漸有些出頭。也另外撐出個場

面來。寫得藕絲孔頃那日因有事。何到天河樓前。卻與戴春遇着

戴春。見了便問道：紀二郎。許久不見。約有半年光景了。你在那里

怎的我家只不來。便是先君在日。有些些小傷屈。你也不要見怪

紀明笑道：那個值得甚麼。尊翁歸天。我還不會來弔唁。當時紀二

便盤住了戴春。又說了些投機的話。投機便邀戴春到一所酒樓

上場飲戴春口風裏但涉着嫖賭二字他便逗引幾句。葛茂片戴

春問道你此刻住在那里。至此方問住處前此之無意于紀二可知紀二道我住在營

歌巷一間樓房裏。二官人要尋我時。便料到要尋須認明姚三郎的畫

店間壁便是。又引出一個人來戴春道敢是那丹青姚蓮峯家麼。紀二道

正是戴春道我也曉得那人年紀雖輕。年輕此處伏丹青卻是高手。我

久要尋他畫幅小照。架到姚蓮峯身上奇幻你在那邊好極。紀二道你進了

巷來。我和他是貼間壁。三字亦伏線他那丹青手段。二官人讚得不錯。

莫說別的就是這幾筆春宮畫。曹州第一有名。極贊姚蓮峯亦承順大老官也足見

蔑片苦心。春他近來狠賺些錢。都是春宮畫上來的。再搗戴春

甚喜。倒籠子孫二人又吃了幾杯。又逗引戴春好些話兒。呼應前文紀二奪

會了酒鈔。蔑片也要本錢足見生意艱難便道小可還有薄事。何不奉陪了戴春

猛想起一件事來。兩寫紀二逗引之妙對紀二道二郎要你壞

了多鈔。我同你到天河樓前鳳鳴酒樓上去。回敬你三杯。紀二道

小可委實有件要事。改日奉擾罷。戴春一把拖住道。時候早得緊

哩。二郎道如此見外。寫得性急已入紀二殼中說罷拉着就走。紀二口裏還說

有要事。那兩隻腳已跟了戴春去了。活畫茂片形景須臾到了鳳鳴樓。二

人上了酒樓。紀二便引戴春到臨街廳一張臺子坐下。酒保搬把

酒菜上來。戴春對紀二道。我酒是有了你量海寬用幾杯。幾疑戴春有不

醉之量得此又說些閒話。戴春便指着對街一人家問道。二郎認

得這是甚麼人家。與戴全問毛和尚對映彼處紀二道。卻不認識

如怒濤驟起此則春雲徐展

二官人問他則甚。戴春笑道：我幾日前也在這副座頭上看見他。

家樓上有個極標緻的雌兒。上文無數逗筆至此點睛不知他姓甚。句家裏作

何生理。句一料你是個高人，必然曉得。高人曉得紀二聽了暗想道：

原來他見過這個人了，倒也妙極。只可惜不及打照會。所謂薄事要事者始

此之謂歟便答道：這卻不曉得。既是二官人要訪問時，待我去打聽實

了，定來報命。兜攬一句戴春甚喜道：全仗妙計。深入裂中矣便取過酒

壺來，與紀二滿斟一杯道：先燒梅根。意得紀二笑道：知道成不成？怎

的便消受。戴春道：託你焉有不成。深入說猶未了，只覺得對面樓

上人影兒一幌，戴春急看果然是那個寶貝，移步上來。戴春便對

紀二道：你看。句來了。來了說罷，只顧伸長了頸頸子張望。鬼看見那

蕩寇志 卷之二十五

女子手捧繡花棚子，走近牕前，將棚子支好，捉一把小椅子坐了。

畧捲衣袖，露出纖纖玉手，拈針刺繡。第一段初夏天氣，穿一件湖

色藕絲衫，鬢邊簪一排玫瑰花，金蟬壓鬢，點翠耳環。第二段生就

一張蓮子臉兒，烏雲細髮，星眼櫻唇。第三段容貌，向來寫婦女

倒敘文法變幻。紀二道：敢是二官人所說的。賊戴春只是點頭。紀二輕輕

喝采不迭，賊猛然忍不住咳嗽一聲。那女子便回眸相看。可便把

秋波來，二人身上一轉，落落大方，毫無避忌。每歎西廂記以儘人

乃敗筆，而聖歎猶以天仙人曲折周旋之說。調戲四字寫雙文寶

矣。此等文只好寫此等女，豈可唐突雙文耶？只顧刺繡戴春悄

悄道：二郎你說何如？紀二側着腦袋，把下頰連搖着。活道：我今日

服煞二官人的法眼了。二人重復坐下。補出上文二人又吃了一

同酒紀二日裏嗜遊二官人但放心此事都在紀明身上多則三

五日必要撈他個底裏來。至此方極力抱定。與戴全傳

喜正說間只見那女子樓上又來了一個婆子年約五十以來衣

服卻也清楚那女子便向婆子笑着說了些話那婆子也笑着便

帮那女子收了繡棚同下樓去了這一去就如石投大海再不上

來戴紀二人等了多時。一個真等一個假等酒餚已殘只好散場。妙下得樓

來戴春叫店主登記了賬同上街閒游了一回將要分手戴春

千叮萬囑務要打聽那女子底裏紀二連聲應諾轉訂戴春明日

到鶯歌巷來奉茶戴春應允而別紀二徘徊了片刻見戴春去遠

便回轉天河樓前逕到那女子家裏來。筆如水銀瀉地原來這女子祖籍

蕩揚志

卷之二十五

徽州本身姓陰小字秀蘭他父親名叫陰德顯因為人鬼頭鬼腦

故爾出了個渾名叫做陰搗鬼。絕陰搗鬼的渾家田氏便是方纒

樓上的那個婆子田氏年輕的時節與紀二素有來往再說那秀

蘭向有一個阿姐名喚秀英也是烟花陣裏的主帥在徽州時奪

得好大錦標。妙紀二引誘那胡華廷的兒子在他身上老大使錢

應上那時秀蘭年紀尚幼。必於秀蘭之上幻出一個阿姐後來胡

家敗了陰搗鬼搗了家小到東京。用筆簡淨且又做了好幾年半

開門的買賣結交些不三不四的人。明伏烏龜真沒造化花娘一

病死了陰搗鬼只得改圖又同了家小一乘兩乘來到曹州。筆亦

卻改姓為楊。轉陰為不上一月。此句入陰搗鬼也死了秀蘭年紀

漸長

接搆緊密

田氏愁丈夫所遺囊橐不多不多並要求個久遠之計

因見秀蘭十分姿色比阿姐更好一心要幹舊日的買賣怎奈人

地生疎陰搗鬼到此沒處尋個拉皮條的馬泊六絕也是孽緣與

劫數相湊曹州府該有這番刀兵屠戮之際突入此句章法奇幻

篇往往提點正文不使冷落如打豹子捉參仙常提奔雷車一邊

是也而此處點逗尤奇因思前傳二解爭虎楊雄殺山尙未有此

耐庵而上數月前田氏將他丈夫屍棺浮厝了又是數月矣囊橐

了女兒移在天河樓前居住一日正在門前閒看恰好撞着紀二

兩人本是舊好一見甚喜田氏便邀紀二坐談各訴離情紀二見

秀蘭長大亦是歡喜為甚田氏便將心腹之事說與紀二紀二便

道此事容易據我想來莫妙如照當年糾合古月兒的做法處處

不脫

蕩寇志 卷之二十五 三

一以見天道之循環最為穩當而且多有錢賺不可像那東京時

的胡亂同顧撈摸得有限又吃那些破落戶囉咆田氏道阿叔說

得是極有了阿叔調度我便放心了牽線的與婆娘往往如此自此之後又是

多日恰好紀二兜着了戴春其時不及關照只好等戴春轉背飛

奔秀蘭家來一段補敘田氏迎着笑問道所託之事有了筆筆紀二

笑道阿嫂怎地猜得着田氏道方纔見你在酒樓上這副賊相我

便有三分瞧科着絕倒酒樓上賊相婆子實未親見紀二便將

戴春的事一一說了田氏道何如是老我早猜到方纔那個猢猻

精有點意思奇紀二只是嘻嘻的笑田氏笑道這副嘴臉倒虧你

那里去尋來的秀蘭立在娘背後也笑道娘時常說害乾癆那八

真像個害乾癆的女子不足于戴紀二道你們不要他就罷

你自己去另尋個戴員外一語足矣省卻無數包括無數田氏道我不過取笑誰

去嫌他一筆寫盡他如今到底對你怎樣說紀二道有甚怎樣說

自然對路我明日如此引他來你只須如此如此而行必然十全

其美田氏大喜道全仗妙計與戴春全仗妙計相應兩語無一字之異而一則戴子一則虔婆聲口同

而氣象自別紀二道他明日必然一早來尋我我且明日來遂辭婆子

回家兩邊安插已畢紀二一路走肚裏暗想道可恨鐵算盤這老賊當年

用得我着何等買囑我胡家的家貲我又分得你沒多少絕今來

曹州投奔你你便如此相待不留我也罷了還要千方百計想害

我補前文所未備此小人必有之事好呀你如今拖牢洞死了你的兒子卻落在

蕩寇志 卷之二十五 三

我手裏天網恢恢可畏之至我想他那里帮撐的人多已伏鳥我到他家必

遭刻辱不如兜他到這裏來如此切擺為妙他一定上鈎的有理

有理紀二一路鬼劃策已到了鶯歌巷裏只見姚蓮峯正在收店

面上排門點出天晚又相招呼了又立談了幾句各歸本室寸陰

易過看看紅日落西山不覺雞鳴天又曉喚醒世人紀二早起梳

洗方畢見戴春果然來了甚是歡喜請到裏面坐下以下文字分

段戴春笑問道所託之事有些信麼寫出性急與婆子紀二道

二官人信便有些了只是二官人昨日吩咐的話恐行不得看他

說戴春聽了着實吃了一驚道到底怎的紀二微微笑道其中有

個緣故正是癡蝶貪花被一陣狂風吹去嬌鶯織柳用幾番春色

鈞來不知紀二說出甚麼緣故且聽下同分解

范金門曰此一回純是閱歷世故中來發之於情而又能宜之於筆誠哉繡口錦心也自陳希真一設鐘樓吳用視張家道口如無其路矣乃宋江念念及此衆好漢刻刻不忘所謂一齊人傅衆楚人咻吳用亦奈之何哉觀其臨進兵時一則曰必然有失再則曰必然古怪而終不能禁其毅然欲往之心世之痛哭流涕而主人不悟者大率類此

前同張家道口設九陽鐘以爲爲守備計耳今觀此回以八頭領易八十萬金珠方知仍爲錢糧起見仲華代希真會計真是無微不至

蕩寇志

卷之二十五

三

魏河渡張家道口宋江兩次退兵希真皆不追謂此時梁山強盛希真把細而不敢追是據當時之時勢而言也謂仲華故意含蓄以留後文地步是據文家之局度而言也二說當並看蓋構局養度實與觀時審勢相因而生

諺曰公道在人心將殺盡一百八人而中有負奇冤含大屈之林冲若不許其報仇雪恨而後死公道安在矣打曹州烹衙內一篇文字作者之所不容不出此者也然於書中則實爲旁文乃因林中而寫戴全又因戴全而寫戴春則旁文中之旁文矣突於旁文中插一正文之金成英只淡淡數筆遂以其事列爲回目驟讀頗覺不解及讀至後文方悟於曹州

未陷之前先伏一收曹州之英雄而且成英好交遊而惡奸
俠則此處之寫戴全揮金結客殺人報仇不軌不法正所以
反襯成英也旁文忽轉爲正文奇矣

卷之二十五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圖書館藏

